

當歸

——二十世紀上半「女人要藥」的重製與新研

李貞德*

本文分析當歸在二十世紀上半中國製藥救國論中的位置，以期刊論著和報章廣告為主，政府檔案和藥廠出版為輔進行考察，一窺傳統通用本草在現代中國經歷陌生化和再認識的過程。

當歸調血，自古即為止痛良藥，在宋代確立其婦科地位，至明代更被視為「女人要藥」。但其用處甚廣，醫方常見，乃至有「十方九歸」之稱。唯十九世紀末，德國學者引介當歸，促成默克藥廠產製專利通經藥，販售全球並回銷中國。西潮來襲，中國既面臨知識危機，亦催化國藥改良。有志之士起而迎戰，或建立藥廠、研發製劑，並頻繁運用廣告宣傳。也有醫生檢討傳統炮製之法、專家嘗試辨識當歸原植物種類和功效來源，甚至在中日戰爭的艱困環境下進行臨床試驗。

在此期間，當歸的論述從傳統本草的性味炮製一變而為生物分類與有效成分；當歸的功能則從「十方九歸」的廣效形象聚焦於調經助孕。雖然，學者對分類和成分的討論莫衷一是，但製劑和煎湯並用的百人月病試驗再度確認了古人對當歸調血的識見之明。同時，在父系家族文化和救國人口需求的交互作用下，藥廠頻發的廣告插圖，忽略當歸的多功能傳統，強調其溫宮催孕之功、逐漸將之形塑成健美廣嗣的幸福人生解方。

關鍵詞：當歸、女人要藥、新式製劑、性別與醫療、二十世紀上半中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一、前言

當歸調血，自古即為止痛良藥，六朝隋唐療傷亦頗常見，若納入婦人醫方，最初則多用於助產救急。宋代婦科醫學在「婦人以血為本」的基礎上確立後，當歸始廣泛應用於婦人方，不限於孕產，而是從對治室女經閉、協助婦人調經求嗣，乃至絕經後緩解腰痛，可謂全方位護理女性身體，故明代本草大家李時珍(1518–1593)甚而稱其為女人要藥。¹唯此婦科聖藥的形象，並未隨著中國醫藥典籍知識東傳而為日韓等文化全面繼受。日本自七世紀初即遣使入華，除宗教與律令外，亦學習醫療知識，並以中國本草為判準，分辨本土類似可用藥材。現存最早十世紀本草辭書，已明確載列當歸，並介紹其日語稱謂。十六世紀日本輸入宋代婦科專門醫書，雖經縮節，但未脫離中土主要論述，仍稱「婦人以血為主」，同時代後世派先驅亦曾以當歸調血為女人君藥。唯十八世紀古方派大家倡議回歸仲景之學，主張當歸未必為血藥，遑論婦人要藥之說，顯示當歸性別化的面向在東瀛偶有起伏。²朝

¹ 李貞德，〈女人要藥考——當歸的醫療文化史試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臺北，2017)，頁521–588。

² 深江輔仁於918年完成之《本草和名》為日本現存最早本草辭書，其中即載列當歸和名，如「也末世利」、「字末世利」、「加波佐久」，或「於保世利」。而首部以婦人方為題之醫書則為1546年南條宗鑑之《撰聚婦人方》，內容大致承襲陳自明(1190–1270)《婦人大全良方》，唯經大幅刪摘，原書30萬字僅餘6萬言。約同時代之後世派始祖田代三喜(1465–1537)則稱當歸調血，為「婦人血道之君藥」。唯150年後，古方派大師吉益東洞(1702–1773)不以為然，倡議回歸張仲景，質疑當歸血藥之說。以上轉折，討論見李貞德，〈環遊世界的本草：當歸的醫療文化史〉，收入《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集刊》，第2輯《性別、術數與世界想像：在東亞帝國秩序中的知識生成與擴展》(臺北：政大出版社，2025)，第1部第3章，頁67–99。

鮮半島原為日本學習中國醫療知識的中繼站，高麗和李朝亦持續引入中國醫經藥典，現存最早十三世紀之本草書曾標明當歸之鄉藥名稱，但未見視之為婦科良藥者。³學者嘗分析朝鮮大醫論人身疾病與醫療，表現去性別化的一面，⁴研究亦指出韓國本土四象醫學將人依特性分為四類，用藥各異，而當歸納少陰人之屬，無關性別。⁵

中國俗諺「十方九歸」，當歸甘溫無毒，用處甚廣，即便李時珍提出「女人要藥」之說，清末民初中醫論治，當歸仍可見於各類處方中。但 1930 年代以降醫藥期刊分析當歸，卻多聚焦於調經功能，報章廣告則更強調求嗣之效，而現代社會仍以之為女人要藥者，和其傳歐後返華的一段經歷關係匪淺。⁶十九世紀末德國在華海關官員夏德 (Friedrich Hirth, 1845–1927, 中國藥廠則譯為希爾特，詳見下討論) 遊歷中土，發現大

3 高麗朝於 13 世紀編纂《鄉藥救急方》中已載列當歸，稱之為旦貴草，討論見李貞德，〈讀《李朝實錄》關於「當歸」的史料〉，收入陳明主編，《跨越邊際的古代東方醫學》(上海：中西書局，2023)，頁 144–183。

4 吳一立分析許浚(1546?–1615)《東醫寶鑑》中之女性身體觀，見 Yi-Li Wu (吳一立), “The Menstruating Womb: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Body and Gender in Hŏ Chun’s *Precious Mirror of Eastern Medicine*,” *Asian Medicine* 11 (2016): 21–60.

5 리전더, 〈여성의 필수 약재: 경계를 넘나드는 당귀의 세계사〉[Jender Lee (李貞德), “Essential medicine for women”: *Danggui* crossing borders in history], in 최해별, 《질병 관리의 사회문화사: 일상생활에서 국가정책까지》[Choi Hae-byul (崔碧茹) ed.,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Disease Management: From Everyday Life to National Policy*] (서울: 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2021) [Seoul: 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 Center], 17–36.

6 人類學家亦曾從現代社會視當歸為女人藥的態度推敲當歸在歷史上的性別建構，見張珣，〈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67(臺北，2007)，頁 71–116。唯尚未觸及本文所論二十世紀中西交流中當歸二度性別化的轉折。

黃、麝香和當歸乃出口前三大宗。而中國人以當歸調經，歷史悠久，可補西方缺乏安全有效經閉藥物之憾，遂引介回歐並與默克(E. Merck，早期中譯怡默克)藥廠合作。默克既獲當歸樣本，託人檢測，確認無毒，可以通經卻不會導致流產，遂自華大量輸入當歸根，產製專利通經藥，以 Eumenol 之名行銷各大洲，除將當歸推向全球舞台，也為其二度性別化提供了現代科學的基礎。⁷

默克自二十世紀初即在各國為其新藥註冊商標，唯稱中國相關法規尚未全備，故至 1928 年始首次為 Eumenol 登記專利。同年印製中譯小冊，介紹藥廠各類產品，Eumenol 便以「當歸精：調經種子，捨此莫由」之名吸引中國在地客群。但至遲在兩年後，新的代理商便改稱之為較近音譯的「優美露」，並和全球廣告同步，強調「專治月經停止、月經不準、經痛」等月經困難問題，不再標榜求孕廣嗣。⁸其間，1929 年 2 月底，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以中醫妨礙全國醫事衛生之故，提出「廢止中醫案」四項工作。消息一出，隨即引來中醫師群起反對，雖然政府提案最終並未通過施行，但在西力壓境，現代化論述的氛圍中，卻引發本土有志之士的強烈反應。⁹

本文主旨，即在分析上述當歸跨界醫療文化史的最後一個階段，

⁷ Jen-der Lee (李貞德) and Chih-hung Chen (陳致宏), "Eumenol—Merck's Patent Emmenagogue and its Chinese Connections, 1896–1961,"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8:3 (2024): 288–310.

⁸ 目前所見，最晚在 1930 年的中文期刊，如《中華醫學雜誌》，默克藥廠已為其當歸製劑刊登廣告，當時即已放棄「調經種子當歸精」的宣傳，唯仍以中英對照廣告單促銷。

⁹ 廢止中醫案對中醫界參與國民政府醫藥衛生建設的影響，參 Sean Hsiang-lin Lei (雷祥麟),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關於廢止中醫案的最新研究，見皮國立主編，《走過廢除中醫的時代——近代傳統醫學知識的變與常》(臺北：開源書局、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

接續其在中國歷史上首度性別化、日韓繼受迎拒非一，以及傳歐納入現代生醫體系之後，在二十世紀上半以新式製劑返華所引起的陣陣波瀾。以號稱女人要藥的當歸為例，說明醫療物質在地理區域、文化範疇、醫學體系之間跨界，並在其原鄉被重新檢視、詮釋又肯認的一段陌生化與再認識的故事。

當醫藥專家和企業家聯手成立藥廠，改良國藥，對抗西潮時，默克的優美露成為顯而易見的競爭對手，而當歸則躍升一時之選，新式製劑層出疊見，藥理研究踵繼發表。原本亦深具療傷止痛之效的傳統本草，從此僅聚焦於調經種子，在促銷廣告中更彷彿幸福家庭的泉源，其正確品種和有效成分引起學者關注。不久之後，更因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本土原料出口困難，外國藥物進口受阻，在政府鼓勵發展傳統本草藥劑的方針下，激起栽種、研製和銷售的熱烈討論。¹⁰在此之前，醫學刊物介紹當歸功效，仍可見中醫討論傳統湯丸散方，此後則幾乎被化學藥廠的新式當歸製劑醫案取而代之，在中西醫匯通的努力下，不少中醫分析當歸炮製用例，也必一提默克優美露造成的衝擊，高舉國藥新聲的期許。

企業藥廠和醫藥專家、政府單位類似，都會利用 1930 年代出版蓬勃的期刊雜誌發表研究成果和論述，唯在拓展經營的前提下，藥廠更積極在報章上刊登宣傳廣告。近年民國期刊資料庫和醫藥期刊彙編的成果豐碩，蒐羅既廣，堪稱全備。¹¹透過期刊論著和報章廣告的豐

¹⁰ 中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鼓勵國產藥物政策，初步分析，見皮國立，〈「國藥」或「代用西藥」？戰時國產藥物的製造與研究〉，《中醫藥雜誌》，30：2（臺北，2019），頁 27-47。

¹¹ 醫藥期刊作為醫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較早的討論，見鄭金生，〈近代醫史研究的重要史料——1949 年前的醫藥期刊概述〉，《古今論衡》，5（臺北，2000），頁 123-129。晚近大規模收集並出版中醫藥期刊的計畫及其醫史研究意義，見段逸山主編，《中國近代中醫藥期刊彙編》（上海：上海辭書出

富資訊，吾人得以一窺國產製劑的行銷策略，以及其中呈現對當歸的陌生化與再認識。本文初探二十世紀上半女人要藥的重製與新研，將先以大量期刊論著說明德國新式製劑 Eumenol 帶來的衝擊，以及中國藥廠推出本土當歸製劑的迎戰策略，然後藉由報章廣告分析企業藥廠聚焦於調經種子、強化當歸的女人要藥形象，最末則考察醫藥專家和政府單位參與改良國藥的研究與論述，及其反映對此一傳統通用本草陌生化與再認識的過程。要之，在於深究當歸在現代地域文化與科學分類跨界之後的疾病、醫療與性別文化意義。

在進入正題之前需先說明詞彙用例。默克 1928 年為 Eumenol 在中國註冊商標時，以「當歸精」中譯其產品名，意在說明所用植物並強調乃取其精華，但旋即改為更似音譯的「優美露」，以免與中文慣用詞彙混同而削弱其特殊性。¹²不過，默克的先見之明未及抵擋後起之勢。佛慈藥廠不久即推出當歸製劑，為其取名「佛慈當歸素」，且在期刊論文和報章廣告上，同時用「當歸素」一詞指稱當歸的精華要素、夏德發現的藥效源頭、默克自此精華要素中生產進口的調經藥，以及佛慈自己產銷的新式製劑。爾後，各家中國藥廠陸續推出類似製劑時，取名亦多以中文具有精華、核心之意的字贅於當歸之後，如當歸兒、當歸晶、當歸母等，少數則以功能標名，如健美露、婦美素等。本文在討論默克產品時，將依時代先後以 Eumenol、當歸精和優美露稱之，行文中提到其他後起之中國製品則依照各藥廠取名，以呈現其

版社，2012），第 1 輯〈前言〉，頁 1-18。

¹² 中國制訂商標法一波三折，1923 年成立商標局、1927 年統一全國商標行政，至 1930 年才正式頒佈商標法，也僅及於商標專用權，至於規範商品專利權的專利法，則到 1944 年始公布。期間，中國藥商挪用或仿冒進口西藥品名而引起訴訟，詳盡分析，見張寧，〈阿司匹靈在中國——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臺北，2008），頁 97-155。

挪用策略，以及在這段期間中國人對此一原本甚為熟悉且廣泛使用的傳統本草經歷陌生化與再認識的過程。

二、新式製劑的衝擊：檢討中醫及其當歸知識

默克藥廠檔案中收錄自 1896 年簽約研發當歸製劑，以及爾後 Eumenol 問世運販全球的大量報表中顯示，即使尚未註冊專利的國家也有年度收益資料，卻獨獨缺乏在中國銷售的數據，故難以得知具體販售情形。¹³不過，德人醫院以當歸淬取物治療婦科疾病並獲功效，中國醫藥圈早有傳聞，¹⁴而 Eumenol 聲名遠播，駐華專家學者和傳教醫師皆曾研究並報導，¹⁵甚至執業中醫亦引為理據作為改良當歸炮製法的證明。

黃鳴駒(1895–1990)在 1920 年代初期赴德進修，發現各大藥廠營業設備不限製造，更有科學部門專責調查研發藥物，並編輯書報以文字鼓吹宣傳。¹⁶他親見藥廠收集中國藥用植物，不論多寡，皆製成標本，

¹³ 默克 Eumenol 的銷售分析，見 Lee and Chen, “Eumenol,” 288–310.

¹⁴ 多篇中文期刊提及 1910 年代青島德人醫院即已運用當歸製劑治療婦女，如新亞創辦人之一趙汝調，便曾稱德人除用當歸煎劑外，尚有「越幾斯」(エキス, extract)，見趙汝調，〈草藥園：當歸〉，《新醫藥刊》，1：2(上海，1932)，頁 9。

¹⁵ 北京協和醫院 1923 年發布初步報告，隨即有執業醫師報導，1924 年協和醫院又出版完整研究，依序見：B. E. Read and C. F. Schmidt, “The Pharmacology of Tang-Kuei (from the laboratory of pharmacology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 China),”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20:7 (1923): 395–396; Peter Kiang,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Value to Western Physician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37:9 (1923): 742–746; Carl F. Schmidt and K. K. Chen, “Experiments with Chinese Drugs: (1) Tang-Kuei,”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38:5 (1924): 362–375.

¹⁶ 1920 年代中國人對德國科學心嚮往之且見賢思齊之嘆，除化學製藥外，

註明出處，甚乃編印圖錄，備查加推廣。其中，默克藥廠之蒐羅尤豐，據其評估：「彼所畜中國藥材，其富足精美，恐聚上海大藥業商十家所有者與之較，亦未必能敵也。」¹⁷德國藥廠經年積累之功，令黃鳴駒嘆為觀止，感慨其有此基礎，無怪彼盛我衰，而 Eumenol 即為一明顯例證：

中國醫藥界皆知德國有一製藥商，採買中國當歸而提出精英，製成婦女痛經良藥姆幼門羅耳 Eumenol，販運於歐美各邦以及中國，因而大獲其利者，其廠即怡默克也。其實所謂姆幼門羅耳者，並非當歸中「亞爾加羅以特」(植物鹽基 Alkaloid)，如吾國藥界諸君所想像，其物實不過當歸之流動膏煎耳。中國亦有益母膏，亦用當歸與益母草等煎熬成膏，自來為婦科名藥。特德國藥學者能知當歸重要有效成分，在其所含之揮發油，故炮製時用特別方法，將揮發油部分保存。而中國之煎熬當歸膏者未知其故，或有時致揮發油消滅，遂令功效不甚準確耳。然此可見中國藥物，元非無用，且提煉改良，並非皆必須精深化學，但使有藥學知識之人，略加運用，已足獲大利矣。並聞該廠近年尚運來中國生藥，如川貝母、川黃連、五倍子等多種例，以當歸獲利之前事，彼殆為利用吾國生藥而得手者矣。奈何中國人皆坐視無睹，而不肯急起力追耶！¹⁸

也可見於生理衛生知識及教育器材之引介，見 Jen-der Lee, "Sex in School—Educating the Junior High Student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ed. Angela KC Leung and Izumi Nakayam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61–91.

¹⁷ 黃鳴駒，〈論外人注意中國藥〉，《同德醫藥學》，5：5(上海，1923)，頁 59–64。黃鳴駒(1895–1990)為中國毒物化學先驅，1921–1924 赴德進修，1930 年代曾再度赴德，對德國醫藥界有一手認識。

¹⁸ 黃鳴駒，〈論外人注意中國藥〉，頁 61。

黃鳴駒此文以親眼見證，大聲疾呼，引起中醫藥界廣泛注意。秦伯未(1901-1970)徵引並評估：「西方各國對於中國醫學正如採礦得苗，勢必肆力羅掘，不至礦盡山空不止」；陳存仁(1908-1990)也曾大篇幅摘錄，作為德國「全國藥業狂烈研究中藥」的明證。¹⁹而杭州中醫湯士彥1927年初的一篇短文，更據之改良當歸用法，倡議廢棄流行的酒炒醋製，回歸先賢飲服之方。²⁰

湯文破題即稱當歸為婦科要藥，「治婦女一切諸不足血症」，全文並扣緊此題發揮。確實，當歸的女人要藥形象自十二世紀婦科確立以來即逐漸明朗，不過，Eumenol 正式在上海登記發售之前，醫藥期刊論文談及當歸之用，或解蟲毒，或補虛症，或治白喉，或療傷痛，僅偶見提及「更理婦科衝帶病」，重點在於補血之功。²¹十九世紀中

¹⁹ 秦伯未，〈現代國醫之趨勢〉，《現代國醫》，1：1(上海，1930)，頁5-6，秦伯未此文同年轉載刊登於《中醫世界季刊》，3：14(上海，1931)，頁2-5。陳存仁摘錄黃鳴駒文納入其綜論性文章，更是持續獲得迴響，見陳存仁，〈全世界注意中國醫藥記〉，《中醫世界季刊》，5：3(上海，1933)，頁83-102。唯秦伯未和陳存仁在轉引時，皆將此篇歸在黃勝白(1889-1982)名下。實則，黃勝白雖在上海接受德式醫學教育，創辦《同德醫藥報》並任主筆，但並未留學德國，無法如其兄弟黃鳴駒所言親見藥廠收集之狀。黃勝白稱為「德醫」之學經歷及其與德國藥廠之關係，討論見張寧，〈阿司匹靈在中國〉，頁113-117。

²⁰ 湯士彥，〈當歸廢除製炒之商榷〉，《浙省中醫協會月刊》，1927：2(浙江，1927)，頁18-20。該篇全文於1931年兩度刊登於《幸福報》，見湯泓(湯士彥)，〈當歸廢除製炒之商榷〉，《幸福報》，1931年4月9日(上海)，第2版；湯士彥，〈當歸廢除製炒之商榷〉，《幸福報》，1931年6月27日，第2版。又，湯士彥生卒年未詳，唯似為積極行動派，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於1946年11月4日在南京召開全國衛生行政會議，通過「嚴禁中醫使用新藥」案，中醫師群起反對，湯士彥亦發表文章痛批，見湯士彥，〈一個不民主的提案〉，《臺灣國醫藥報》，114(臺北，1946)，頁12-13。

²¹ 瀏覽1949年之前民國醫藥期刊，論及當歸者，較早的如1913年《醫學世

葉以來，新式報章期刊在西潮影響下陸續出現，至 1930 年代達到高峰，醫藥雜誌亦不遑多讓。然其中論及當歸，仍可見運用廣泛、不一而足的態度。湯士彥此篇專論婦女血症，並以默克為戒，稱其「採買中國當歸，而提出精華，製成一種婦女痛經良藥，名姁又門羅爾 (Eumenol)，販運歐美各邦，以及我國，因而大獲其利」，論述呼應黃鳴駒文，反映新式製劑的衝擊。

湯士彥既承襲黃文論點，遂提出來自中醫師的建議解方：一、當歸藥效優異但傳統製法有誤，國人不諳有效成分乃其中揮發油，酒炒醋製導致功能盡失。二、德國藥廠恃其科技優勢，新式當歸製劑廣受好評而大獲其利，不僅販運全球甚至返銷中國。三、中國醫藥不思改良，終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湯士彥慷慨陳辭：「涉獵我學說，利用我生藥，一轉移間，已足致我之死命矣」，痛心疾首，危機意識躍然紙上。四、突圍之道無他，回歸先賢而已：在無「機械之精」可恃的情況下，湯文主張參考清代名醫張隱庵(約 1644–1722)、葉天士(1667–1747)、陳修園(1766–1823)等人煮汁飲服的治法，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保留當歸中的有效成分：揮發油。

「當歸含油豐富，所以看起來總是濕濕的」，早在十八世紀法國傳教士介紹中國本草時便曾如此描述。²²1896 年默克和夏德簽約運用

界》稱廣西人以當歸解蠱毒，1917 年上海中醫專科學校成立後，《中醫雜誌》(上海)幾篇談當歸四逆湯的論文，並未聚焦婦科疾病。提及者，如程曦參校、胡仿西錄，〈增補本草詩〉，《中醫雜誌》，16(上海，1925)，頁 1–11，其中的「當歸」一首稱：「當歸甘苦辛溫性，補血溫中又止疼，更理婦科衝帶病，癰疽瘰癧統成功。」另一首「歸尾歸身歸頭」稱：「下流破血須歸尾，補血歸身任指揮，止血上行頭可用，統治活血要全歸。」

²²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5/1736), 612. 討論見 Lee and Chen, "Eumenol," 293.

當歸產製通經藥時，曾表示將繼續研究其化學成份。隨著 Eumenol 的令名遠播，歐亞專家皆曾嘗試確認其中的有效成分。默克委託的研究一度認為是其中的揮發油奏功，而日本團隊分析當地所產當歸(當時認為 *Ligusticum acutilobum* Sieb. et Zucc.)則發現蒸餾後的油性物質具有鎮靜、降溫、抑制血液循環的作用，雖然其報告中並未檢測非揮發性物質的作用，但當歸通經效能來自揮發油的說法卻已廣傳。1923 年，北京協和醫院新藥研究團隊為強化交流以推廣西藥，也著手研究傳統本草以表示親善，中國當歸(當時認為 *Angelica polymorpha* var. *sinensis*)便在工作清單中名列前茅。如前所述，當年發表之初步成果，立即受到宣教醫院華人醫師引介，不過，1924 年正式報告中的結論，卻和此前東西方研究的認定不同，主張引起子宮小肌群收縮的，並非當歸所含的大量揮發油，而是另外一種水溶性物質，無法確定究竟為何。²³

協和醫院 1924 年的研究報告以英文發表於國際期刊，較之黃鳴駒的中文期刊文章晚了一年，其中雖有更新論點，但對本土持續運用當歸的醫療執業人士而言，恐無當下立即的影響。湯士彥短文言之鑿鑿，並重複刊登，和他持相同論點，以揮發油為有效成分的論文也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不論當歸通經的有效成分為何，流行的炮製方式將破壞藥效，此一說法在 1928 年默克註冊登記 Eumenol，以「當歸精」之名介紹新式製劑時，再度獲得強化。默克的宣傳小冊，中文標題「精良藥品」，由德國衛慈堡大學(Würzburg)習醫返鄉，在上海執業的丁名全作序，他稱讚德國藥廠從傳統本草，如當歸和麻黃中研發有效新藥。在題為「當歸精」的條目下，則明確批評傳統中醫無知無能，

²³ 以 K. K. Chen(陳克恢，1898–1988)為主的協和醫院團隊，主張造成肌肉收縮的有效成分既非揮發油，也非膽鹼。正式研究報告，見 Schmidt and Chen, “Experiments with Chinese Drugs: (1) Tang-Kuei,” 362–375.

炮製投藥之法皆難以產生優良藥效，直到默克萃取精華，始成其功。²⁴

默克製劑之名自此頻繁見於醫藥期刊著述，不論是呼籲改良國藥之中醫，或遇診療困境轉而求助於傳統本草之西醫，或積極尋思中西醫匯通之醫藥專家，都曾引為例證。醫藥期刊先驅《中西醫學報》1930年一篇題為荊武蒙述的文章〈當歸確有調經種子之偉功〉，以西醫身份見證：不論是以強壯劑或治經痛化學新藥，皆無法根治妻子的月經困難，在病人自己的建議下，轉而試用當歸，煎煮日服，一週之後，竟然「準期經至，痛苦若失，纏綿頑疾，一旦而除」，一年之後，甚至生下一子。於是宣稱：「可知當歸確有調經之主要功能，種子則為偶然之結果耳。」並且在文末介紹西方進口新式製劑，強調：「聞德國怡默克 E. Merck 大藥廠，將當歸運諸中國，經精良化學的操作，去其渣滓，存其菁華，製成藥劑，名之曰當歸精，想其效力偉大，當更倍蓰矣。」²⁵

這篇醫病見證式的文章，被多次引用轉述。杭州出身在上海執業的中醫沈仲圭，就曾三度以之搭配另一調經醫案，撰文論證當歸不僅生血、活血、止痛，且能調經種子。沈文引用《本草經》以降六朝至明代各家論述，表示當歸的婦科功效，自古即記載明確，只是「未經提出而醫者多忽焉不察」。最後，並總結稱：古人所言，「與近日西人當歸統治月經失常相同」，唯需注意「本草所載醋炒酒炒之法，則徒消耗其液汁，減少其功用，不可從也」。²⁶荊武蒙此篇所載醫案及

24 達姆城怡默克化學藥廠，《精良藥品》，第7期(上海：興華公司，1928)，〈序言〉，頁1、〈當歸精 Eumenol〉，頁31-32。

25 荊武蒙述，〈當歸確有調經種子之偉功〉，《中西醫學報》，10：10(上海，1930)，頁31-32。荊武蒙除在《中西醫學報》發文外，其他論著亦見於《新醫藥觀》和廢中醫代表人物余巖辦的《社會醫報》，或介紹新式製劑，或倡議借鑑東鄰日本，促進中國人認識新醫學。

26 沈仲圭(1901-1986)，〈當歸之調經作用〉，《中國藥報》，1：1(上海，

其引發對傳統炮製方式的批評，持續超過二十年，1940年代甚至更晚，仍有中醫師在討論當歸時引述。²⁷

不過，廢除當歸製炒的說法，也非全為振興國藥的中醫接受。翟冷仙(1900–1990)針對當歸發文，不論釋名、產地、鑑別、採製、性味、歸經理論和驗方舉隅等，皆徵引傳統中醫文獻，但行文穿插現代生物學和生理學詞彙，認當歸為繖形科植物、作用於心臟血管、成分則包含揮發性油，其名為「油末奴爾」。由此觀之，翟冷仙顯然聽過 Eumenol，但未必確知「優美露」此一商品，而以默克產品之名稱呼當歸中之有效成分。翟文提醒當歸具有去瘀生新、舒筋潤腸、溫中止痛等眾多功能，唯「女科瀝血崩中，獨擅勝場」。一方面因將當歸放在現代知識中理解，故主張揮發油應全根皆具，質疑傳統當歸頭身尾功效不一的說法，另一方面卻對於揮發性油是否真為有效成分，未來是否應廢除酒炒醋製以保持功效，未置可否，僅將此說列入「備考」一欄。²⁸

1930)，頁 24–25；同篇論文，經部分增刪，又分別於 1931、1933 刊於他處，見沈仲圭，〈當歸調經之實例〉，《廣濟醫刊》，8：10(杭州，1931)，頁 93–95；沈仲圭，〈當歸之調經作用〉，《長壽》，33(上海，1933)，頁 130。三篇皆註明荊武蒙醫案引自《中西醫學報》，另一調經醫案引自張壽甫《藥物講義》，唯 1931 年文章說明傳統本草醫方論述出自王吉民，《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第 5 章〈療學〉。

²⁷ 如胡書城，〈當歸最近新估價〉，《新中華醫藥月刊》，1：2–3(重慶，1945)，頁 17–18。作者稱該篇為舊文重刊，唯在文首先加引荊武蒙此醫案，論證當歸之效。回查舊文，可知為李克蕙(1905–1945)，〈當歸素的藥理研究〉，《中醫新生命》，35(上海，1935)，頁 17–20。又如冉雪峰，《冉氏本草》(收入冉雪峰，《冉氏醫學叢書》，北京：京華出版社，1952 年初稿)，卷 1，〈補益類〉「當歸」，頁 25。

²⁸ 翟冷仙，〈當歸的研究〉，《醫林一譚》，3：6(廣州，1933)，頁 33–37。該文經部分增刪，同年又分別刊於他處，見翟冷仙，〈當歸之研究〉，《中醫世界季刊》，5：4(上海，1933)，頁 56–64；翟冷仙，〈當歸之研究(芳

即使不能確定有效成分，甚至無法確認 Eumenol 之名，或稱之為 姍幼門羅耳、姍又門挪爾、油末奴爾、或郁門那，²⁹新式製劑的衝擊仍隨處可見。蘇州著名中醫葉橘泉於 1932、1934、1936 年重複發文，介紹當歸的調經功效，乃至宣稱：「國產新藥之『優美露』即本品之製劑也。」葉文先談現代生理知識，從卵巢、黃體素、子宮各自的作用介紹月經週期，但他並不服膺 1930 年代最新的荷爾蒙療法，認為月經困難時，不論是來潮失期或疼痛拘攣，黃體製劑都不如當歸有效。他稱當歸為「合理之民間單方」，認為這種繖形科植物的根(葉文認定為 *Ligusticum acutilobum*)，含有「芳香性揮發油和蔗糖」，「確有調節黃體，活潑血液，弛和神經之偉大功效」。葉橘泉不僅強調當歸效能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甚至將默克產品名代換成為國產新藥之通稱，顯見新式製劑深入人心，卻也在轉介之間屢遭挪用。³⁰

對中醫師而言，當歸原為隨手可得、再熟悉不過的藥物，進口新式製劑卻為此歷史悠久、用處廣泛的本草帶來陌生的面向，不論其炮製方法、有效成分和治療機制，都令習以為常的執業專家反覆推敲，嘗試重新認識它。默克優美露的啟發持續發酵，貫穿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後。³¹而醫藥界人士將默克的產品名 Eumenol 或其各種中譯名稱視

草類)(屬補劑)》，《醫學雜誌》，72(太原，1933)，頁 13-16。

²⁹ 郁門那之稱，見前引李克蕙，〈當歸素的藥理研究〉。

³⁰ 葉橘泉(1896-1989)，〈合理的民間單方數則：當歸主治月經痛〉，《衛生雜誌》，4：1(上海，1936)，頁 22-24。實則，葉橘泉此篇早在 1932 年和 1934 年 5 月 7 日兩度於《新聞報》發表，題名和內容亦同。此類張冠李戴應屬常態，行之有年，唯並非所有外國藥廠皆如拜耳針對中國藥商提起註冊商標之訴訟，拜耳案的討論見張寧，〈阿司匹靈在中國〉，頁 97-155。

³¹ 如范正，〈當歸及其製劑當歸素〉，《藥學生活》，1：1(山東，1947)，頁 62-66；劉仲良、盛展能，〈當歸〉，《華西醫藥雜誌》，2：8(重慶，1947)，頁 37-39。劉仲良、盛展能本篇，也提及 1905 年青島德醫試用當歸製劑，以及 1910 年默克在華銷售優美露事，並稱新亞(當歸兒)和信誼

為當歸的有效成分，也預示了後來中國企業藥廠將德國研究移花接木當作自家成效的發展，此從佛慈當歸素的論述宣傳可見一斑。

三、當歸素迎戰優美露：藥廠期刊助攻科學形象

默克採買中國當歸，提煉精華，製藥販售，甚至返銷中國，大獲其利。西潮來襲，西力壓境，不限政軍，甚乃及於攝生養護之技，流風所致，竟有廢除中醫之議，真可謂「一轉移間，已足致我死命」。但所謂新藥，黃鳴駒認為：「其實不過將當歸煎成一種流膏耳」。黃文呼籲有志之士，速思改良，急起直追，甚至批評中國外交人員不如德國官員和傳教士之熱心學習外國知識，而中國政府也不肯支持學術研究。實則，在黃文評論時政的當下，民間藥業早已蓬勃發展。1920年代的上海，除了隨處可見的進口洋藥行，已先後出現超過90家西藥製藥商。³²而在黃鳴駒發文不到十年，Eumenol註冊不到五年，一款國產調經製劑即已問世，相關期刊專文和報紙廣告齊發，宣傳新近成立藥廠的主打商品：「佛慈當歸素」，正是迎戰優美露的首波行動。

佛慈藥廠，由韓國來華企業家和政治活躍人士玉慧觀(1891-1933)等創辦，以佛教慈悲精神，倡議改良國藥救亡圖存。³³1929年底設立，

(婦美素)的銷售量小，不能和優美露匹敵，只能作為代用品。

³² 上海市醫藥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附錄九：1912-1924年製藥單位名稱表」，頁392-396。

³³ 玉慧觀，原名玉觀彬，為二十世紀初的韓國知識分子，因獨立運動遭到逮捕判刑，後流亡中國，結識太虛大師(1890-1947)而深受啟發，遂致力於將佛教慈悲精神與近代科技結合，嘗試藉由中藥現代化實踐救國救民的理念。中文學界相關論著多環繞其佛教網絡，比較全面分析其人生、思想與事

隨即著手興建製藥工廠，並於 1930 年底在上海登記營業，次年即推出主打新藥「佛慈當歸素」。³⁴黃鳴駒曾盛讚德國藥廠不僅經營商業，也以科學部門人才進行研發，並開辦報章為文宣傳。³⁵佛慈既要迎戰，也如默克一般，出版刊物介紹自家產品，唯其論證方式，與德國藥廠邀請臨床實驗後發表醫學報告的作法取徑殊異。

佛慈開辦《科學國藥》，1931/1932 出刊第一期即登載長文〈婦科調經催孕特效藥：佛慈當歸素〉，分三大部分共九節。第一部份說明月經的生理和病理，包括三節：「月經與生理」、「月經不調與不孕」、「室女經閉之病理」；第二部分介紹佛慈當歸素，共五節：「佛慈當歸素之歷史」、「佛慈當歸素之特徵」、「佛慈當歸素之醫治作用」、「佛慈當歸素服法及用量」，以及「包裝」；第三部分一節，

業，特別是創建佛慈藥廠的宗旨與歷程者，請參朴영환(朴永煥)，〈옥관빈의 근대 중국불교혁신운동과 불자약장 설립－안창호 계몽사상과의 연계성을 심으로〉(玉觀彬的近代中國佛教革新運動與佛慈藥廠的設立——以安昌浩啟蒙思想的關聯性為中心)，《선문화연구》(禪文化研究)，28(首爾，2020)，頁 297-336。

³⁴ 朴永煥文稱玉觀彬於 1929 年底創辦佛慈，前引《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的附錄亦載其設立於 1929 年 11 月。現存上海市社會局呈給工商部關於佛慈大藥廠設置的卷宗，日期則註明 1930 年 11 月 28 日，案文稱「商人玉慧觀等代理人徐炳成呈稱商等現在上海成立佛慈大藥房股份有限公司」，按規定繳交註冊費銀 196 元。見〈佛慈大藥廠〉，《經濟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典藏號：17-23-01-72-11-022, 1930。

³⁵ 現代史學者確曾指出，十九世紀德國藥廠與學院合作，走科學研發路線而獲致成功，分析見 Tobias Cramer, "Building the 'World's Pharmacy': The Rise of the Germ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1871-1914,"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89 (2015): 43-73. 而檢討默克發展史的學者亦主張藥廠在宣傳部門之下設立科學研發單位，確為具洞見之創舉，討論見 Carsten Burhop, Michael Kißener, Hermann Schäfer, and Joachim Scholtyseck, *Merck: From a Pharmacy to a Global Corporation 1668-2018*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8), 198-215.

摘錄「德國醫界對當歸素之臨床實驗報告」。³⁶

第一部份介紹月經生理，篇幅最長，超過 1400 字，破題先引《內經》〈上古天真論〉中「女子二七天癸至」的一段文字，稱即現代醫學所謂之內分泌(Hormone)，故：「蓋內分泌學說，係我國先醫之所發明創道者也」。接著以現代生理知識說明月經發生的原理和經血的組織成分，然後引明醫李梴(?-1643)「心主血，故以色紅為正」之說，分析經血氣味顏色和各種病變的關係。最後則大量徵引漢晉隋以至金元名醫之說，包括張仲景(150-219)、王叔和(180-270)、巢元方(約 550-630)、李東垣(1180-1251)、危亦林(1277-1347)、朱丹溪(1281-1358)等各家論述，警告月經不調、不妊和經閉的危險。三節內容，不論提供的資訊，或行文遣詞用字，如諸月病「悉以當歸素主之」，皆可見中醫傳統觀念與詞彙穿插其間。

第二部分正式介紹「佛慈當歸素」，雖然篇幅稍短，約 1200 字，卻是全篇重心。其中針對服法、用量和包裝的指示簡單明瞭，佔比不大，主要論述集中在新出產品的歷史、特徵和醫治作用上。論述策略和第一部份類似，皆先徵引傳統本草醫經藥典，再證以現代生醫知識，然後將 Eumenol 最初的譯名「當歸精」，和「當歸素」、「佛慈當歸素」等名稱穿插混用，以此策略為基礎，說服讀者採購佛慈產品。

此部分的第一節雖然標為「佛慈當歸素之歷史」，但其「史料」卻是「德國婦科專家希爾特博士、Dr. Hirth 研究中國醫藥」，於 1899 年發表在德國雜誌上的論文。全段先簡介當歸的現代植物學分類及其中國的產地，之後聚焦摘錄希爾特(Hirth，後以夏德知名)報告中的主要發

36 佚名，〈婦科調經催姪特效藥：佛慈當歸素 Tang-Kui-Su〉，《科學國藥》，1(上海，1931/1932)，頁 91-103。

現，稱其在中國獲知當歸對調經具有實效，認識到當歸作為婦科用藥的悠久歷史，因此攜回德國進行實驗，確認無毒，故讚嘆歐洲尚無有效調經藥，但中國數千年來卻有此靈驗方。文中稱希爾特的意見獲得多位專家實驗認證，最後默克決定製作「當歸精」，為泰西醫界公認為調經特效藥，以致於中國「新醫」也願意採用，遂有上海佛慈藥廠投入製造，創造科學改良國藥的新紀元。³⁷

第二節說明佛慈當歸素的「科學特徵」，重點在強調科學方法，亦即佛慈以「真空蒸餾器」製作，故能保存當歸效益，標榜佛慈新藥，一方面較之傳統湯丸散方來得精良且攜帶方便，另方面較之進口外國製劑則更容易取得且價格便宜。顯示國產新藥的競爭對手，並不只是挾西方科學之力東來的進口製藥，也包括傳統悠久、普遍存在的當歸醫方。而在第三節確認「佛慈當歸素」的醫治作用時，除了羅列月經困難，如失期和疼痛等，更在最末加上「久不受孕，宮冷不妊症，及胎前產後一切疑難諸症」。反觀默克 Eumenol 在西方的銷售廣告，僅僅著墨於經閉和經痛，完全不涉及求孕，而其臨床報告甚至曾指出婦女服用 Eumenol 後月經來潮，一掃懷孕疑慮而鬆了口氣。³⁸兩相比較，可見佛慈當歸素訴諸女性生育責任，顯示強烈的中國在地特色。

而在這一部份介紹佛慈當歸素的歷史、特徵和醫治作用後，全文最末，則以「德國醫界對『當歸素』之臨床實驗報告」為標題，摘錄了前述歐洲專家的研究結果。以超過 1200 字的篇幅，中譯簡介 Hirth(希爾特)、Müller(米烏列)、Arndt(安特)，和 Popoviciu(保寶維秋)等人應默克之邀研究後，依序於 1899、1915 和 1931 年發表的期刊論文，將其中婦

37 「新醫」一詞的民族主義特殊性，討論見張寧，〈阿司匹靈在中國〉，頁 103–105。

38 默克針對 Eumenol 的銷售策略和臨床報告，討論見 Lee and Chen, “Eumenol,” 288–310.

女服用 Eumenol 屢獲助益的案例報告，作為「佛慈當歸素」已然通過臨床實驗的證明。³⁹

不論期刊文章或報紙廣告，佛慈宣傳的主角當然是其自家產品，但在主角上場之前，作為暖場引導的關鍵人物，則包括希爾特博士、為「佛慈當歸素」抬轎的默克當歸精，以及協助確認當歸效能的諸位德國專家。讀者若跟著文章的敘事邏輯，得到的印象是：希爾特博士學貫中西，不僅深諳中國本草，還能夠自己進行抽取成分、動物試驗等科學流程，並因瞭解西方缺乏安全有效的通經藥，而廣邀歐洲各國醫科大學參與臨床實驗，一同研發。由於他對當歸的引介、再製和推廣，不僅證成中國良藥淵遠流長，致使西方醫界震驚，更引發中國科學改良國藥的契機，重要性不言可喻。

然而，如前所述，這位「希爾特」並非婦科專家，而是 1870–1896 年德國在華的海關官員，以漢學家成名返鄉，後赴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多年，以「夏德」之名為學界所知。他在 1899 年的長文中，以陶弘景集注作論，卻無視陶注標榜當歸止痛之效，反而專注其婦科功能，宣稱：「中國人幾乎將當歸納入所有調經醫方，卻罕見用於其他疾病診療。」⁴⁰如此誤導無礙於宣傳中國本草，反而吸引了默克的注

³⁹ Müller 的實驗報告和 Hirth 的先行論文，皆刊登於 *Münchener Medicinische Wochenschrift* (慕尼黑醫學週刊)，Georg Arndt 的論文為其 *Inaugural dissertation* (Jena, 1915)，後經摘入默克 1928 年之宣傳廣告單張，Dr. Popoviciu 的實驗結果發表於 *Clujul Medical* Nr.2, 1931，其中亦引用 Arndt 之論點，並隨即由默克摘入當年的廣告宣傳單中。以上資料，俱見 Merck Archive: W38, no. 0282–001。佛慈藥廠在 1930 年代初期顯然可以取得這些醫藥期刊，才能徵引並摘要中譯。討論見 Lee and Chen, “Eumenol,” 288–310.

⁴⁰ Friedrich Hirth, “Ein chinesisches Amenorrhoeum und Dysmenorrhoeum Extractum Radicis Tang-kui,” *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46:23 (1899): 769–770. 此誇大宣稱之意義與影響，討論見 Lee and Chen, “Eumenol,” 288–310.

意，先行研究已經詳論，此處更可見其論述反饋成為中國藥廠宣揚國藥之佐證。亦即，不僅世界各地 Eumenol 的使用者將當歸視為調經良藥，即便長久廣泛運用此一傳統本草的中國人，在默克新藥的衝擊下，也僅聚焦其調經催孕的單一形象，彷彿遺忘了當歸療傷止痛的悠遠歷史。

《科學國藥》這篇論文將希爾特(Hirth, 夏德)引介之功擴大解釋，並將默克的科學實驗挪以證己，利用中西合璧、雜揉現代生物醫學分類和傳統本草醫方知識的敘事方式，將藥廠和深具遠見、善用新藥的「新醫」並列，不但形塑佛慈作為改良國藥的夥伴形象，也向潛在的客群招手，並提及「真空蒸餾器」，藉以彰顯突破舊慣的「科學」元素。不過，佛慈這篇首發的論文，並未說明採用「真空蒸餾器」的機制為何，直到 1933 年該文經修訂後再度刊於《科學國藥》第二期，才補充一小段，稱：「當歸係一種揮發性芳香體……其有效成分之精華，絕不能保存於其煎液中。」此一增補，一方面顯示佛慈承襲黃鳴駒、湯士彥等中文論著的說法，相信當歸調經之有效成分來自揮發性芳香油，另方面也解釋當歸在歐美比在中國本地「尤發其特效」，實乃炮製器械良窳有別所致。如此一來，佛慈應用「特殊構造之真空蒸餾器和低溫真空乾燥器」等科學新機械，即可保存其中有效成分，故能標榜產品和德製進口者並無差異。⁴¹

類似的內容，佛慈也將之刊載於 1934 年《家庭醫藥》上，並在 1936 年《科學國藥》第三期再度發布。⁴²各版論文大同小異，皆以傳統醫經藥典方書中的當歸知識搭配現代生理醫學論述，再將默克研發

41 佚名，〈臨床實驗特效劑：婦人科調經溫宮特效藥：佛慈當歸素〉，《科學國藥》，2(上海，1933)，頁 72-75。

42 佚名，〈臨床實驗特效劑：婦人科調經溫宮特效藥：佛慈當歸素〉，《科學國藥》，3(上海，1936)，頁 42-46。以及佚名，〈介紹婦人科特效藥：佛慈當歸素〉，《家庭醫藥》，1：8(上海，1933/1934)，頁 25-29。

移植套入佛慈產製故事中。至於醫病運用當歸素的經驗回饋，如默克臨床試驗報告之類，則付之闕如。反而是另一家更早成立但稍晚才推出當歸製劑的新亞藥廠，在往後多年持續刊發新篇，公布醫案，報導臨床試驗的實績。

新亞化學藥廠由商人許冠群(1899–1972)邀集兩位同鄉故舊趙汝調和屠煥生於 1926 年共同創立。⁴³在製藥廠林立，華商與洋行競逐的上海，許冠群有感於宣傳的重要性，除以「星牌」作為標誌來增加辨識度，也陸續開辦醫藥期刊。先後在 1932 年推出《新醫藥刊》、1939 年出版《國藥新聲》，期間還在 1936 年以貢獻健康知識服務社會為宗旨，創立通俗季刊(後改為月刊)《幸福家庭》，並定期透過《星牌良藥集》公布既有和新出產品。趙汝調曾於千葉大學修業，《新醫藥刊》甫發行便撰文預告即將推出的新藥，是一篇為新亞當歸製劑暖身之作。⁴⁴這篇題為〈藥草園：當歸〉的短文，稱當歸拉丁學名為 *Ligusticum acutilobum* Sieb. et Zucc. 顯示作者承襲日本知識。該文並說明傳統「舊醫」因其調經活血，常用於婦科診療，十多年前青島德人醫院不僅製成煎劑，也嘗試製作「越幾斯」(按：エキス, extract)，因此才引起默克注意並發售調經新藥優美露(Eumenol)云云，同時提醒讀者日本的中將湯也以當歸為主要成分，反映其留日習醫的背景，以及預設客群的用藥經驗。⁴⁵

43 新亞藥廠簡介，見《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第七章〈藥房、藥廠選介〉，第四節「新亞藥廠」，頁 274–290。許冠群的企業人生及其創立新亞並參考西式和日式藥廠管理和廣告行銷，討論見 Sherman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5 “Crossing Enemy Lines,” 89–117.

44 趙汝調，〈藥草園：當歸〉，《新醫藥刊》，1：2(上海，1932)，頁 9。

45 中將湯在 1930 年代日本帝國本土和殖民地如朝鮮、臺灣等地，是重要婦

新亞每出一產品必附西文名，包裝上的指示用量也含英文，學術宣傳亦較佛慈明確且持續。在趙汝調預告次年，新亞正式推出「當歸兒」，先出湯劑，1937年之後也見片劑，並且一出品即在《新醫藥刊》上發文推介，標題深具特色：〈國產藥材當歸製劑當歸兒 TANCNOL “Star Brand”〉。文章破題先說調經為婦科之重，但市面上的調經藥品多屬強烈子宮收縮劑，服用過量易致危險，而孕婦尤有流產之虞。接著重述青島德人醫院多年前的嘗試和晚近默克優美露行銷全球，因而感嘆中國有此良藥卻未能為新醫所用，實因「當歸種類甚多，不易分辨。易於黴腐，不堪久儲。製成膏汁，手續較煩」。在指出傳統處理方式的各種缺點之後，介紹新亞的作法：「特選國產最上等當歸為原料，用冷浸法製出一種流膏，使其有效成分全量包含於流汁內，既經貯藏，服用亦易。」

至於有效成分是什麼呢？新亞製劑較之佛慈後發，本篇 1937 年的期刊論文不再逕稱之為揮發油，僅指乃「具當歸香氣的黑褐色液體」。除了製法、成分認知與佛慈稍異，新亞的「科學表現」也更積極。首先，宣稱產品的標準化和規格化：「本品一公撮，即與生藥一公分完全相等。製法嚴密，含量一定，每次出品，均經精密之定量。」其次，透過解剖學說明治療機轉：「當歸兒服後能鎮靜大腦神經，興奮延髓諸中樞，故能醫治各種婦人病。」最後，則擴大治療對象至現代西方疾病類別，除了傳統月經不調、產後血虧之外，還包括歇斯的

科用藥，藥廠以健美或育兒之女體形象廣告促銷，展現一種良藥可推廣各地的帝國一體印象，並依照政局變化採用不同健康訴求，討論見 Susan Burns, “The Japanese Patent Medicine Trade in East Asia: Women’s Medicines and the Tensions of Empire,” in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ed.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Izumi Nakayam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139–165. 趙汝調留日習醫，不論對類似的身體觀或藥廠的宣傳手法，應該都不陌生。

利(Hysteria)。以此總結當歸兒「誠為有百利而無一弊之調經種子之良藥，亦為解除婦女痛苦之聖劑也」。⁴⁶

新亞的科學表現，也反映在持續發表期刊論文，提供各種醫案實例，用以見證當歸兒的功效。最初或純由醫師介紹推薦，偶爾仍可看見先論傳統本草醫方、混搭現代生醫知識，結語才提及當歸兒者。⁴⁷但大多數論文皆以執業西醫說明產品功效為主，如在上海創立婦科專門醫院的醫師稱當歸兒可預防產後貧血，有助於子宮復原；或超過一般宣稱，主張月經不調、痛經或白帶，多由淋菌造成慢性淋病引起，以當歸兒治療則功效顯著。⁴⁸也有自稱行醫十餘年，救人無數，「勝過中醫百倍」，唯對產婦一科尚無實績者，卻在妻子經閉困擾時，獲新亞藥廠贈送當歸兒，一瓶未盡，已經治癒，故大嘆：「當歸一藥，久為國粹，又經精銳提鍊，純潔消毒，降臨海上，實為婦女痼疾之福星也。」⁴⁹

1934年之後，《新醫藥刊》更定期發表臨床試驗報告，或以醫師觀點，舉例病婦服用成效之醫案，或以讀者角度，反映親友經驗和閱聽所得。1937年許冠群重整公司管理體系、擴大銷售網絡，廣設分公司，甚至拓展海外市場。新亞期刊上的當歸兒臨床報告，更不限上海，而是來自中國各地，包括維縣、汕頭、隆昌、北平等東南西北之城市。⁵⁰凡此，

46 佚名，〈國產藥材當歸製劑當歸兒 TANCNOL “Star Brand”〉，《新醫藥刊》，10(上海，1933)，頁 52-53。

47 如周天禧(常熟天義醫院醫師)，〈醫藥學識：國藥當歸在藥物學上之研究〉，《新醫藥刊》，19(上海，1934)，頁 73-74。

48 如顧宗文，〈臨床實驗：「當歸兒」為婦人科之要藥〉，《新醫藥刊》，17(上海，1934)，頁 85-86。

49 張樂平，〈臨床實驗：初次試用「當歸兒」獲到之奇效〉，《新醫藥刊》，17(上海，1934)，頁 94-95。

50 如：(濰縣)于掄軒，〈當歸兒 Tancnol 試用之神效〉，《新醫藥刊》，24(上

皆強化當歸兒因其科學製作、功效卓著，而受到廣泛愛用的印象。⁵¹

這些論文提供的醫案並不多，有時只有一件，如前述汕頭醫師來文，稱治療了 23 歲小學女教師產後失血過多導致惡性貧血而骨瘦如柴；也有醫師將當歸兒搭配其他化學新藥，增強調經藥效，⁵²或止痛藥和安神針劑先行，再以日服當歸兒完全治癒 23 歲的嚴重痛經婦人。⁵³

海，1934），頁 114-116；（四川隆昌）陳傑俠，〈用「星牌洋地黃」「當歸兒」所得之奇效〉，《新醫藥刊》，26（上海，1935），頁 111；（北平粉坊玻璃街）林于大，〈臨床實驗：試用「當歸兒」於關節疼痛〉，《新醫藥刊》，42（上海，1936），頁 98-99；（汕頭）呂國華，〈「利凡命」「當歸兒」對惡性貧血有意想不到之偉效〉，《新醫藥刊》，27（上海，1938），頁 84-85。

⁵¹ 1934 年，如前引顧宗文、張樂平文，1935 年如前引陳傑俠文，饒子雯，〈臨床實驗：「當歸兒」之實驗成績〉，《新醫藥刊》，30（上海，1935），頁 99-100；1936 年如前引林于大文，1937 年如：夏淵明，〈臨床實驗：「當歸兒」為婦科聖藥〉，《新醫藥刊》，53（上海，1937），頁 130-131；1938 有前述呂國華文，1939 年新亞再辦新刊《國藥新聲》，亦立即發文介紹當歸兒：佚名，〈新藥介紹：「當歸兒」、「寶青春」〉，《國藥新聲》，創刊號（上海，1939），頁 46-48。1940 年如：陳尚志，〈臨床實驗：婦女與「當歸兒」〉，《新醫藥刊》，93（上海，1940），頁 80-81，提供 2 例醫案，並稱其中一位病人服務於政界。之後戰爭期間發文較少，但 1944 之後復見，如汪幼人，〈臨床實驗：星牌「當歸兒」確是婦科聖藥〉，《新醫藥刊》，134（上海，1944），頁 44-45，雖僅 2 例醫案，但藥效皆以懷孕生子做結，其中之一病人稱「內子」，示親身體驗，符合新亞一貫廣告宣傳。至戰後，則在其他刊物上可見相關報告，如悟生，〈藥物與處方：當歸是婦科的良藥〉，《家庭醫藥》，復刊第 1 期（上海，1946），頁 33-35。

⁵² 如張克成，〈臨床實驗當歸兒 Tancnol 之各種處方〉，《新醫藥刊》，12（上海，1933），頁 42-43，其中建議以當歸兒搭配其他新亞產品，如麥角流膏、蘆薈浸膏、「批雷諾兒」、「林擒鐵酞」等，分別對治月經過多、月經過少、痛經和產後貧血等。此文標題產品名稱西文出錯，除因手民之誤，或亦如前述優美露之各種代稱，反映此類藥名非時人所熟悉。另如前引汕頭呂國華報告，亦以利凡命（新亞生產治療貧血之生肝製劑）搭配當歸兒治療惡性貧血。

⁵³ 如顧宗文，〈臨床實驗：「痛必靈」與「當歸兒」治痛經之實驗〉，《新

大部分論文也頂多提供兩件案例，如前述濰縣醫師以當歸兒搭配其他新亞化學藥品，先救助一位 40 歲經產婦的經閉危機，又治癒一位 18 歲姑娘的失期和痛經困擾，故宣稱：「當歸兒確奏調經痛經及因經閉而發之神經不安諸症之特效。」⁵⁴或有 20 歲教員配合各種觸診、內診，而後以當歸兒治癒長期月經不調，但 24 歲農婦不願內診，僅以病人主訴和外診判斷為單純經痛，也在服用當歸兒六個月之後痛苦完全解決之案例。⁵⁵

重點是，新亞不間斷地發文證明製劑功效，從 1933 年當歸兒正式問世，經二戰期間藥廠消長，到戰後的十多年間，《新醫藥刊》持續登載各處回報臨床實績。而治癒的女性，年齡從 18 歲到 40 歲不等（唯一例為作者 65 歲之母親），職業則士農工商兼具（還有一位據稱服務於政界），地域包括上海到全國，主訴則涵蓋各種月經不調問題（僅兩例用於緩解婦人關節疼痛，包括上述 65 歲者），⁵⁶可謂二十世紀上半新式醫案之先驅。（附表 1：醫藥期刊國產新式當歸製劑案例一覽）

進口當歸精衝擊傳統本草醫方，佛慈當歸素首先迎戰，新亞當歸兒踵繼搶攻，售價都不便宜。佛慈 1932 年秋天一推出新藥，即在廣告上標明售價：當歸素一瓶二大洋元，隨後推出小瓶則為一大洋元，至 1939 年底稍調漲至大瓶二元六角、小瓶一元三角。新亞廣告未見直接標出售價，但新亞藥廠女工曾因損壞一瓶 100 西西當歸兒，遭到

醫藥刊》，18(上海，1934)，頁 71-72。

54 (濰縣)于掄軒，〈當歸兒 Tancnol 試用之神效〉，《新醫藥刊》，24，頁 114-116。

55 金佩華，〈臨床實驗：當歸兒 Tancnol 治月經痛之實效〉，《新醫藥刊》，25(上海，1934)，頁 117-118。

56 許冠群以其日本淵源和關係網絡，在戰時上海孤島期間仍得以繼續營業，討論見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hapter 5 “Crossing Enemy Lines,” 89-117.

扣薪一元二角，稱乃四分之一，則當歸兒售價已約當歸素之兩倍。⁵⁷而同時期默克藥廠在上海的價單顯示，一瓶 100 克的優美露標價十一元四角，即使份量最小 25 克的也要三元七角，較之國產者數倍有餘。難怪不論是期刊文章或報紙廣告，佛慈、新亞和後起的各家藥廠，皆一再標榜品質相同而售價便宜。⁵⁸

雖然當時也有回顧評估，認為國產當歸製劑難與優美露競爭，僅能作為代用品，⁵⁹不過在原料容易取得、又是歷來習用本草，且技術並不特別困難的情況下，即使售量和獲利無法和默克相提並論，企業藥廠研發製劑，至少具有改良創新的形象並招攬新醫客群。故而在佛慈與新亞之後不久，上海各藥廠便相繼推出類似產品，並刊登廣告，且不乏自辦醫學雜誌論述宣傳者。知名大廠如民生，在 1932 年即為新藥「健美露

57 女工出錯遭罰款事，見〈人事動態：人卯字第二十六號通告(十月三日)〉，《新亞半月刊》，29(上海，1939)稱：「包裝第一部女工黃荷生，工作疏忽，損壞貨品一百西西當歸兒一瓶，姑念初次，令賠四分之一，計國幣一元二角，歸月底發工資時扣除，特此通知。」國民政府 1935 年法幣改革時，一銀元約等於一法幣，佛慈 1936 年的廣告標價便曾一度加註法幣。但 1939 年戰爭期間，法幣持續貶值，民間多仍以銀元計價，有時則直稱之為洋元或以北洋政府時期的國幣稱之。

58 以上海 1930 年代一銀元可買三、四斤豬肉觀之，進口的優美露售價不菲自不待言，即使國產當歸製劑也不算便宜。上海物價，參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 1921-195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59 戰後醫藥專家曾對本地產品和進口西藥的銷售獲利評估，稱優美露銷售全球，乃：「利用我國原料製為成品，再來奪取我國的利潤，當時就這一項此一漏卮，每年損失已屬不少。雖然以後我國新亞民生兩藥廠亦有本品的製劑當歸兒 Tancnol、健美露 Gimcnol 等出現，但是銷量不多，無法與德產匹敵，僅能作代替品而已。」見劉仲良、盛展能，〈當歸〉，《華西醫藥雜誌》，2：8(重慶，1947)，頁 37-39。文中將健美露之西文 Gimcnor 誤植為 Gimcnol，或亦暗示該藥通用未廣？

(Gimenor)」宣傳，幾與新亞當歸兒同時；⁶⁰信誼藥廠 1934 年也在報章廣告所產當歸製劑「婦美素」(Omensal)，1939 年創辦《國醫導報》後，第一卷便發文討論古往今來的當歸用法，並順勢推介新藥。⁶¹其他如海普製藥廠也在 1937 年推出「當歸露」，並由病人服藥後撰文推介。文中便稱當歸乃中國數千年之婦科聖藥，卻為歐美醫藥科學家研發、一躍而舉世聞名，雖然近年國產藥廠亦有當歸製劑問世，但「種類繁多，一時頗難記憶」，然後再以好友妻子的醫案為例，說明其長年月經不調、胸悶腹痛，就醫診治，服用海普藥廠的「當歸露」後，不僅藥到病除，且懷孕生子，以親友之名發文見證。行文鋪陳，固然是為了凸顯海普製劑的藥效，但稱當歸製劑種類多到難以記憶，也呈現眾多藥廠競逐市場的鮮明景象。⁶²

海普當歸露和新亞以降各家作法類似，亦附上西文名稱，定為 Tenksol，數年後更因另一藥廠也以新出產品「當歸露(Tencrol)」註冊登記，影響其權益，而向商標局提出異議。⁶³之後，至少還有怡和藥廠

⁶⁰ 〈杭州民生製造廠新藥報告 Gimenor 健美露國藥當歸等製劑婦女調經鎮痛藥〉，《社會日報》，1932 年 9 月 2 日(上海)，第 4 版「社會醫療專刊」。另，《新聞報》1938 年 11 月 2 日之後亦多見。

⁶¹ 婦美素廣告，目前首例見於《新聞報》1934 年 11 月 20 日第 2 張第 2 頁，稱：「信誼長命牌特效良藥婦美素“Omensal (Eumenal)”」，本劑乃當歸製品，治療婦女病，世推聖藥，本廠精製，功尤奇偉，治月經病，產後血虧，頭痛心痛，腹痛經痛，潤腸去帶」，直接將默克 Eumenol 當作自家出產為新藥背書。另在《申報》1937 年 3 月 18 日第 10 版，則稱：「本品係特選最上等當歸為原料，用冷浸法製成流膏或片劑，乃當歸中之有效成份，為天然調經補血品。」另，又有期刊論文如：吳士珍，〈當歸談〉，《國醫導報》，1：2(上海，1939)，頁 14。

⁶² 定，〈醫學常識：當歸〉，《孤島生活》，1：3(上海，1938)，頁 17-18。

⁶³ 馬克強，〈商標局異議審定書第六九四號〉，《商標公報》，178(上海，1941)，審定書顯示海普製藥廠從 1937 年即開始銷售當歸露(Tenksol)，卻在註冊商標時，因有中國製藥廠的當歸露(Tencrol)雖較晚推出但登記在

的「當歸晶」，造化藥廠的「當歸母」，皆標榜科學製法保存有效成分，且其藥力不限調經，更在種子奏功。默克初來乍到，以「當歸精」之名推介 Eumenol 時，也曾標榜「調經種子，捨此莫由」，卻在不久之後即改弦更張，恢復與全球各地販售策略同步，回歸主治經閉與痛經之說，不再涉及受孕功效。相形之下，上海藥廠競爭激烈，在地文化影響深遠，各家廣告越演越烈，調經不再是目的，而是孕產的手段。其中佛慈的廣告插畫從傳統本草圖走向描繪母性之光，新亞的漫畫圖說益發強調科學助孕，在眾家宣傳手法中最為引人注目。

四、當歸兒是種子丹：廣告圖文彰顯求嗣功能

佛慈成立雖然較晚，資本額也不高，卻是第一家推出新式當歸製劑的藥廠，並以之為主打商品。⁶⁴雖然其文宣會在「當歸素」一詞前贅廠牌「佛慈」名，但廣告內文以德意志實驗實績證成自家製藥，廣告標題則特別放大「當歸素」字體，故而不久之後，「當歸素」一詞便既用以指稱本草當歸的有效成分，以及佛慈的新製藥品。⁶⁵1932 年夏

先，而遭否決，故提出異議。

⁶⁴ 根據 1935 年 4 月 9 日《申報經濟情報》所做上海新藥業近況調查表，佛慈資本額一萬元，職工人數 33 人，每年產值 10 萬元，以當歸素為主要產品。相較於同年調查的信誼藥廠，資本額 60 萬，職工人數 110 人，產品眾多，每年產值 59 萬，不可同日而語。見《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附錄十：1912-1936 年上海製藥工業分戶明細表」，頁 398-407。此表中亦列新亞資本額 50 萬，職工 400 人，每年產值 100 萬，產品以針劑為主，資料來自 1956 年許冠群的藥廠回顧。若以《新亞的歷程》最末附錄所載 1949 之前新亞出產的藥品，加上 1936 年版的《星牌良藥集》中收錄藥品計算，可知 1949 之前新亞生產過的特效藥和普通藥，合計超過 170 種，1935-1937 之間新藥數量特別多。

⁶⁵ 上海報章醫藥廣告採用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等各種策略，挪用名人稱號或

末秋初，隨著產品上市，佛慈不僅在期刊登載論文，亦持續在各大報紙推出廣告，剛開始的內容便是大篇幅摘錄前述《科學國藥》第一期的文章，特別是前引論文中「佛慈當歸素的歷史」一節，並反覆申論三個要點：一、西方無調經特效藥，但中國有求嗣靈驗方，二、中國先醫具識見之明，且運用當歸歷史悠久，三、德國試驗已證明功效，而本土製劑更物美價廉。⁶⁶

佛慈首發，新亞踵繼，接著各大藥廠陸續推出類似產品，也以廣告強力宣傳。⁶⁷從 1932 年現存最早的佛慈當歸素廣告，到 1949 年政局大變之間，僅僅《申報》就有 300 多條宣傳當歸製劑的廣告，其他大小報，不論《新聞報》或《金鋼報》，現存所得便超過 1700 條，至

他人成果為自家商品證言，自清末以來即如此，可謂歷史悠久而種類繁複，弄假成真之嚴重程度不一。最近比較全面的討論，見張仲民，《弄假成真——近代上海醫藥廣告造假現象透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

⁶⁶ 佛慈當歸素的報紙廣告，目前所見最早刊於《新聞報》1932 年 8 月 1 日，《申報》則是 1932 年 10 月 5 日，之後更透過數日一回的頻率，以中西醫藥知識互證的方式推介自家產品。

⁶⁷ 《新聞報》和《申報》是 1930 年代上海甚至全國銷量最大的兩份報紙，讀者既多，影響廣泛。《申報》醫藥廣告的研究，最早可見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下冊（臺北，1988），頁 141-194，其中指出該報版面僅不到四成為新聞內容，其餘非新聞中廣告佔據重要份量。1931 年時的發行人 15 萬份，估計每天超過 86 萬人閱讀，但亦提醒此數據屬自稱，也可能高估。《新聞報》的綜合分析，見高郁雅，《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輔大書坊，2015）。作者指出《新聞報》的讀者群較之《申報》社會階層更廣，而廣告版面佔比更大且收益更高，故有「櫃台報」之稱。根據檔案統計，銷量在 1929 年突破 15 萬份，之後維持領先《申報》，見高郁雅，《櫃台報》，頁 257，「表 3-3-1《新聞報》銷數量（1893-1936）」、頁 259，「表 3-3-3《申報》銷數量（1872-1936）」、頁 353，「表 4-2-3 戰後《新聞報》《申報》《大公報》銷量表（1946.7-1947.8）」。

少有 6 個藥廠 6 種產品持續推出廣告；即使偶爾可見藥行欲為傳統當歸湯方如「千金湯」扳回一城，也需趁勢而行，採用傳統醫籍不見的術語，標榜乃以「當歸精」製作而成。⁶⁸國產當歸製劑不僅在品牌上如前述使用者所稱：「種類繁多，一時頗難記憶」，並且廣告頻仍、推銷不斷。然而，其主打功效，卻和造成衝擊的默克新藥不盡相同。默克標榜 Eumenol 的藥效，不論在臨床報告或廣告單張上，都強調婦女服用乃藉以解除月經困難、經痛和神經性月經不調，治療之後可以緩解身體不適、恢復胃口、不再失眠而能愉快生活，甚至因確認沒有再度懷孕而大感欣慰。簡而言之，就是催經止痛，完全不涉及產育。然而，調經在中國的脈絡裡，目標即在懷胎求嗣，如李時珍對當歸釋名一語中的：「古人娶妻為續嗣也，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有思夫之意，故有當歸之名。」⁶⁹調經助孕、要能種子，效果必得從生出小孩兒來檢驗，而國產製劑的競爭越激烈，廣告也越多著墨於此。不僅半數以上的廣告文字在調經補血之後強調溫宮催孕之效，廣告插畫也益見創意吸睛，除了在構圖上由素樸而漸趨繁複，在意象上也越發強調種子求嗣的奇效。⁷⁰

⁶⁸ 持續刊出廣告宣傳自家新式當歸製劑者，除了佛慈當歸素和新亞當歸兒之外，目前可見至少還有信誼藥廠的婦美素、民生藥廠的健美露、上海造化的當歸母，以及上海怡和藥廠的當歸晶。推出較晚而廣告較少的，另有雅禮製造廠的當歸補血精（如《申報》1938 年 11 月 16 日第一版）。藥行宣稱以「當歸精」為基底研發婦科湯方者，如種玉堂藥行的千金湯，見《新聞報》，1948 年 8 月 8 日（上海），第 2 張第 1 頁。

⁶⁹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卷 14，〈草之三·芳草類·當歸〉，頁 833；討論見李貞德，〈女人要藥考〉，頁 521-588。

⁷⁰ 以目前搜得二十世紀上半《申報》、《新聞報》、《金剛報》、《晶報》等各大報紙將近 2000 則當歸製劑廣告，若剔除約 15% 僅標示藥廠和品名而無其他文字，如「婦科靈藥佛慈當歸素」之類者，再將其餘廣告文字中僅涉及調經補血但完全不提孕產者當作一組，而將調經與溫宮催孕等詞

從一開始，佛慈便在一連串動輒超過千字的廣告文中附上圖示，既可舒緩超量文字的壓力，也能增加視覺效果。現存可見最早的插畫，為傳統本草書中之當歸圖(附圖 1)，除了確認所論植物為何，亦表現原料出自本地，卻遭外國利用，而今國藥終於興起突圍之意。偶爾，當廣告文字聚焦在德國實驗時，也會附上貌似夏德的西方男子肖像(附圖 2)，強化佛慈當歸素已經科學證明的印象，嘗試說服讀者採用。不過，既然是婦人專用調經藥，圖示有時也僅勾勒女性身影，或搭配如「調經求嗣」或「宮冷不妊」等簡單文字說明助孕功能(附圖 3、附圖 4)。若要強調真人證言，便可能穿插外國女性的照片(附圖 5、附圖 6、附圖 7、附圖 8)，亦即不僅中國或德國，其他如高麗、西藏，甚至俄國婦女，皆為新式製劑的愛用者。此一宣傳手法，似乎暗示人身病體普世相同、藥材亦可中西通用。⁷¹確實，倘若檢閱默克藥廠檔案，可知俄國正是歐戰前 Eumenol 的主要獲利來源，⁷²然此訊息並非上海各報讀者或佛慈潛在客群所能得知，而當歸素的廣告圖文卻給人俄國婦女服用佛慈

彙共現者當作一組，分別計算後可以發現出現頻率相當且後者又稍多一些，約 42%和 43%之比。以此觀之，最初德國以解決月經問題而研發的新式當歸製劑，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難免指向求孕生子的期望。此處試算百分比係以人工方式分別摘出廣告文字中涉及調經與孕產的詞彙，再由 ChatGPT 計算。

⁷¹ 前引 Burns 的研究，指出日本藥廠在殖民母國和殖民地宣傳製藥所隱含的一體感，與之相較，佛慈當歸素所舉女性為高麗和西藏，並藉以呼應德國製藥販售全球而中國製劑亦可通用，所反映的，似更超越殖民帝國，呈現一種現代生醫的普世性身體觀(universal body)? 日本藥廠之宣傳論述，見 Burns, "The Japanese Patent Medicine Trade in East Asia," 139–165. 普世性身體觀及其反思，先驅討論，見 Margaret Lock, "Cultivating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Epistemologies of Bodily Practice and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 (1993): 133–155.

⁷² 默克藥廠檔案顯示，1910 年代俄國是 Eumenol 的最大銷售國。討論見 Lee and Chen, "Eumenol," 288–310.

產品的印象。此類手法，移花接木，不一而足。

調經在中國社會脈絡中，既以種子為目標，當歸素上市不久，佛慈廣告即可見附上母嬰圖像者(附圖 9)，只是數量不多，畫面也簡單，更常見的是僅標示「婦科靈藥當歸素」幾個大字，加上較小字體說明售價和採購地址者(附圖 10)。但隨著新亞及其後各家藥廠相繼生產當歸製劑競逐市場，婦人抱嬰的簡單圖示似乎已不足夠，佛慈逐漸推出婦女抱著一個男孩兒(附圖 11、附圖 12)，或者一男一女(附圖 13)，或者一手抱兒、一手牽女，身旁再站一男童的畫面(附圖 14)，以視覺載體強化當歸素調經種子藥效卓著的印象。

學者指出，清末以來的積弱不振危機和強身救國論述，曾在 1920 至 1940 年代間引起一波波健美的呼聲與實作，儘管難脫國族主義的框架，卻也為女性提供了解放束縛的動能。⁷³論者倡言健美，著重體育鍛鍊，藥廠既然推出婦科產品，肯定不會在這一波風潮中缺席。杭州民生製造廠直接將其當歸製劑取名為「健美露」，可見一斑；信誼化學製藥的婦美素，也以「健美」作為宣傳(附圖 15)。佛慈既是當歸製劑的先驅，自推出新藥以來，便不乏以健美為標題的廣告，嘗試吸引追求以健康為美的時代女性(附圖 16、附圖 17、附圖 18、附圖 19)。不過，當歸素既然強調溫宮助孕，不僅在廣告標題上明確將健美和生育掛勾，宣傳文字更旁徵博引，申論：「經事准常則身體健美易於受孕」(附圖 20)。如此一來，在藥廠的界定下，抱著小孩兒的女性自然也就能證明產品確具「健美」的功效(如前附圖 12、附圖 13)。⁷⁴亦即，在當歸素的助

73 討論見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 年代)〉，收入李貞德主編，《性別、身體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241-275。

74 「健美」一詞的指涉並非一成不變，可能因時空差異而包括各種內容要素的組合，是醫療史與身體文化研究重疊的課題，討論見李貞德，〈從醫療史到身體文化的研究——從「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談起〉，《新史學》，

攻之下，健美的目標並不止於外表形貌、獲致愛情，更在於求孕廣嗣、真正幸福安寧。

藥廠文宣訴諸特定時空需求，在 1940 年代中日戰事益熾、人口政策推波助瀾的背景下，原本即以調經種子為重要目標的當歸素，廣告插圖的求嗣形象也越發鮮明。⁷⁵或以蚌殼中生出男孩兒的畫面，強調服用當歸素則老蚌亦能生珠(附圖 21)，或以母親追著兒子玩耍，搭配「積穀防饑、養兒防老」的標題，證明當歸素「調經活血催孕」之宣稱無誤(附圖 22)，或由父母陪同兒女，呈現多子多孫才是幸福家庭的圖景(附圖 23)，對比年老夫婦「六十無子斷六親」的悲慘形象(附圖 24)，提醒年輕女子應該交換當歸素乃「種子新術」的好消息(附圖 25)，乃至直接以裸女高舉火炬迎向當歸素的畫面，宣示「母性之光」(附圖 26)。

這類插圖意象的強化，並不限於佛慈。早期以健美宣傳的信誼婦美素，至 1941 年時也推出對話漫畫，恭喜生子的夫婦，彰顯服用當歸製劑，則「調經種子、如響斯應」(附圖 27)。而在競起角逐市場的各大藥廠中，新亞可謂後發先至、更勝一籌。佛慈初期的廣告文字大多摘錄期刊論文段落，插圖則以傳統本草或斗大字樣標示產品。⁷⁶相較之下，新亞從一開始不論文字或插圖，都致力於展現科學形象，後期

10：4(臺北，1999)，頁 117-129。

⁷⁵ 國民政府為因應戰爭需求而鼓勵生育並強調婦嬰保護，研究者眾，甚至在基礎教育中亦可得見，參 Jen-der Lee, "Sex in School," 61-91.

⁷⁶ 佛慈至 1930 年代後半始較多援引現代生醫卵巢功能之論者。如《新聞報》1936 年 7 月 29 日一則當歸素廣告(附圖 20)，其中文字先徵引丹溪求子必先調經，然後說明卵巢功能影響子宮、月經，強調：「婦女月經，為胚胎之基礎，人類之本源；保持經期循行之常，則有健全之母體，而後有健全之嬰兒，有健全之卵子，而後有健全之胚胎，關係於人類之生殖，綦重若是。」並比較今昔女子生活習慣與健康之別，以呼應廣告標題中月經、生育與健美之間的關係，證成佛慈當歸素之極致功效。

更多採用漫畫創作與對話內容趨應求子期望，以活潑生動的圖文吸引讀者和買家。

新亞 1933 年甫推出當歸兒，廣告插圖即採產品罐裝形象，呈現新式製藥服用簡易、攜帶方便的特色，並標註西文名稱 Tancnol，以示其科學性格(附圖 28)。不久更附上代表品牌的星牌標誌，並強調乃完全國產之「植物性調經劑」，有時更附註「鎮靜大腦神經、興奮延髓中樞」之類的生醫用語，傳達道地、安全又有效的印象(附圖 29)。而此類簡單的產品圖示拼搭各種文字組合的廣告，以高頻率出現，有時每隔幾天，甚至連續數日，輪流在不同報章刊載，企圖加深買家印象。⁷⁷和佛慈類似，新亞最初若採用人像圖示，亦僅描繪單一女性，宣稱當歸兒乃「解決婦女痛苦之新藥」(附圖 30)。有時婦人姿態闌珊，彷彿經病有待治療(附圖 31)，或在旁附上一排大字：「溫宮催孕調經種子」，提醒買家當歸兒的極致藥效正在於續嗣(附圖 32)。即使不計其他類型的當歸兒廣告，僅僅此類圖示簡單、訴求清晰者，一年便將近百筆，可見強打攻勢。⁷⁸而 1935 年，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發表論文，是政府機構首度針對當歸進行藥理研究(詳見下節討論)，新亞很快地便在廣告文字中徵引其研究報告，援以證己，並搭配婦女懷抱嬰幼的插圖(附圖 33)。其目的，皆和直接刊出子宮胎兒的畫面類似(附圖 34)，不僅標榜當歸兒的科學性格，更顯示調經種子，藥效可期。

新亞在 1936 年創辦通俗刊物《幸福家庭》，聘請漫畫家提供插

⁷⁷ 目前檢索可得，如附圖 28(當歸兒品名搭配藥罐子圖示，再附加文字，但尚無星牌字樣者)和附圖 29(品名搭配藥罐、文字，且標示星牌者)，此種畫面簡單的廣告，1933 年 9 月到 1935 年底的一年多期間，就在《申報》《新聞報》和《時代日報》等報章輪流出現，將近 300 則。其餘類似簡易圖示者，還有不少。

⁷⁸ 唯目前檢索所得，除了《申報》和《新聞報》，此類廣告更多見於《晶報》。

畫，呈現理想家庭的範本，部分插畫也回流報章文宣，用於介紹自家產品。⁷⁹在健康教育強調婦嬰衛生的時期，國產當歸製劑的宣傳配合生養眾多的政策。⁸⁰新亞的漫畫廣告不僅直稱生育為婦女天職，不育在七出之屬，更以希特勒鼓勵生育充實國力為例，以醫師手持藥瓶搭配子孫同堂的畫面，說明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附圖 35)。1940 年代初有些廣告直接訴諸服藥的女性，說明女人有標梅、少婦和中年三個生命階段，需當歸兒協助防治「經期不準、經痛經稀、宮冷不孕」，才能達成賢妻良母的目標(附圖 36)。也有以標題提醒小姐一旦結婚即變成夫人，再以女子織毛線、穿圍裙端熱菜上桌，以及哺乳牽兒的連環畫面，說明當歸兒是肩負夫家衣食和傳嗣責任的「婦女們唯一的恩物」(附圖 37)。⁸¹

不過，也有一些廣告直接針對家父長而來，如圖畫男士端坐接聽電話，獲知原本因經病不育的妻子，在服用當歸兒之後懷孕的消息，傳達新亞產品令人喜出望外的效果(附圖 38)。另外重複出現的一則廣告，則運用彌月之喜吃紅蛋的習俗，其中構圖繁複，元素豐富，文字則訴諸中年男子的無後焦慮，益發凸顯當歸製劑在父系家族文化中的特色(附圖 39)：

⁷⁹ 新亞企業的廣告手段，討論見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hapter 5 “Crossing Enemy Lines,” 89–117. 學者針對近代中國商業廣告研究豐富，涉及圖像的綜論分析，見吳詠梅，〈引言〉，收入吳詠梅、李培德編著，《圖像與商業文化：分析中國近代廣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頁 xxi–lxii，特別是其中「二、中國近代廣告研究文獻探討」一節。

⁸⁰ 二十世紀上半中國性教育論述因現代化期望和戰爭需求而幾度轉移重點，1940 年代婦女生理衛生更加強調母嬰保護，討論見 Jen-der Lee, “Sex in School,” 61–91.

⁸¹ 此一圖示強調衣食和產育，直接呼應自《禮記》以來對「婦」的要求，一為主中饋、一為廣繼嗣，可見父系家族傳統淵遠流長，影響深刻。

人到中年，尚無子嗣，見人分派紅蛋，難免觸景傷情，望子之心更切矣。

倘閣下身強無病，而乏子嗣，則必因尊夫人之月經不調，或子宮寒冷，赤白帶下等所致。星牌良藥「當歸兒」，乃婦人科唯一靈藥。應請尊夫人速即購服，明年亦可請朋友吃紅蛋。湯餅會上，試聽令郎之雄聲。⁸²

廣告以斗大標題提醒：「今年請尊夫人吃當歸兒，明年請朋友們吃紅蛋」，並在畫面中心的蛋形上提字：「吃紅蛋之飲水思源」，要讀者買家莫忘感謝新亞當歸兒。畢竟歸根結底，「明月自來還自去來，當歸兒是種子丹」啊！（附圖 40）

如前所述，1930 年代以來，多家藥廠推出新式當歸製劑，不過，大部分廣告僅見小篇幅說明廠牌品名，頂多搭配罐裝樣貌，以利買家在眾多產品中辨識，雖偶爾亦見如信誼藥廠以圖畫宣傳婦美素，但頻率並不高。⁸³唯佛慈與新亞則明確可見以廣告強力促銷，不僅刊出頻率較高、版面較大，圖文內容也求新求變，一方面因應 1930–1940 年代健美的特殊需求，另方面更是反映深遠的父系文化傳統。尤其是豐富的廣告插圖，呈現幾點與時俱進的發展。

首先，佛慈、新亞和各家藥廠都強調科學，但取徑不一。佛慈首發，未有先例，其申論多含傳統本草知識，引證則取自德國藥廠實驗，長篇大論之中納入當歸本草插圖的作法，和新亞援用罐裝、西文、星牌、子宮圖和各種生醫詞彙來展示現代性元素不同。但兩者都

82 〈當歸兒，吃紅蛋之飲水思源〉，《新聞報》，1941 年 1 月 23 日（上海），第 1 張第 3 頁。

83 此亦因婦美素並非信誼最主要的產品，和佛慈以當歸素起家不同。至於新亞，雖然亦出產諸多藥品，但當歸兒仍是其主打之一，且開辦漫畫刊物後廣告插圖資源更加豐富。

在不久之後，採用比較輕鬆可親的母子或家庭畫面，不脫催孕求嗣的基本訴求。與此同時，簡單的產品圖示並不會消失，而是搭配不同文字內容，和較為複雜多元趣味的插畫廣告交替出現在報章上。

其次，最初的簡單圖示，若非本草，即為產品，倘包括人物在內，則多為產品和女性各佔一部份畫面，但不久，即可見畫中人物看著產品或手持產品的表現方式，將藥品和服用者關連起來。至 1930 和 1940 年代之交，當漫畫廣告越發頻繁而對話內容愈加豐富之後，產品和人物之間更是藉著健美、愛情、生育和幸福家庭等涉及女性生命週期的元素建立連結。

最後，也是在這種看似趣味多元的圖文搭配中，當歸製劑的重大功能指向了萬變不離其宗的求子廣嗣。篇幅較長的廣告文字，仍多以調經溫宮為起手勢，僅在最末總結催孕種子之終極功效。但廣告插圖本身，或為強調藥效、或為豐富畫面，則越發著墨於生育故事，配以主打助孕的標題，在強化效能的同時，也窄化了當歸的功能。當歸作為廣用本草的傳統，在新式期刊的論著中，固然已難得一見，但至少還包括婦科各類效益或強調止痛功能，但在藥廠廣告，特別是標題和圖示僅聚焦溫宮催孕的趨勢下，「十方九歸」的印象幾已消聲匿跡了。

眾多藥廠之中，新亞介紹自家製劑，在論文發表方面不斷累積使用者證言，在廣告宣傳方面則持續推陳出新。雖然產品較之佛慈當歸素問世來得稍晚，不久又有眾多競起角逐市場者，但當歸兒卻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國藥製劑。爾後討論當歸的文章，無論研發新藥或呼籲改良產銷，論者在提及當歸素時，可能僅視之為當歸有效成分的代稱，未必溯源討論佛慈產品，但在舉例國產製劑時，卻不乏以當歸兒為代表性產品，進一步申論未來研發者，此或亦和新亞的期刊論文和

報章廣告皆能快速連結本土藥理研究有關。⁸⁴以下便分析當歸製劑的研發努力和論述。

五、國藥新聲：通用本草的陌生化與再認識

新式製劑來襲，力道既強，不免引起學者關注，山東大學化學系試驗室便曾研究默克通經藥，稱「市上所售之當歸精幾全為德國製品」，故自製「當歸精素」與之相較，並發表分析報告。⁸⁵不過，西力衝擊，掌旗的是德國的藥廠，國藥迎戰，也由上海民間企業領軍，故最初的研究論文大多仍出自藥廠報告。⁸⁶佛慈和新亞的廣告見報頻率旗鼓相當，但新亞的學術發文則非佛慈所能望其項背。新亞持續刊

⁸⁴ 戰後討論當歸的論文仍不乏提及新亞當歸兒，以為改良國藥範例者，如管光地，〈當歸生藥源考〉，《藥訊期刊》，5(南京，1947)，頁 52-57；范正，〈當歸及其製劑當歸素〉，《藥學生活》，1:1，頁 62-66；惠平，〈當歸的藥理問題〉，《華西醫藥雜誌》，2:6-7(重慶，1947)，頁 36-37；劉仲良、盛展能，〈當歸〉，《華西醫藥雜誌》，2:8(重慶，1947)，頁 37-39；周振漢，〈當歸考〉，《華西醫藥雜誌》，3:7-9(重慶，1948)，頁 19-22。優質當歸產於中國西北，《華西醫藥雜誌》(重慶，1936-1949)在戰後頻繁介紹、分析並檢討當歸，除改良國藥外，應也有推廣本地物產之意。

⁸⁵ 湯騰漢，〈自製與德製當歸精性質之比較〉，《國立山東大學化學系試驗室報告》，3-4(青島，1934)，頁 8-11。文中說明試驗室從四川、天津、濟南、青島等處取得共 14 種不同的當歸，有些可以製成「當歸精」有些則不能，但作者未說明原因，未知是否品種不同所致。而其試驗，是將各種化學藥劑和溶劑分別加入自製「當歸精」和默克 Eumenol 中，觀察其反應，認為基本上大致相同。該文簡短，並未說明製劑如何萃取，也未涉及佛慈蒸餾法、新亞冷浸法，或其他製作方式。唯其稱自製品為「當歸精素」，和其他後期論文類似，並未將「當歸精」或「當歸素」視為默克或佛慈的產品名稱，而是包含有效成分的當歸製劑之通稱。

⁸⁶ 雖然中醫師群體在西力衝擊之下也曾在報章發文或自創刊物，介紹傳統本草的現代運用，但從生醫角度進行實驗室報告，則以藥廠為主。

出的文章，除介紹新式製劑，也仿效西方藥廠以報導醫案病例為證。佛慈在 1936 年《科學國藥》三度重刊 1932 年首發之文，其後便未見新的論述。新亞則在《新醫藥刊》之外，商請上海名醫丁福保主持，於 1939 年再辦一刊《國藥新聲》，而在創刊號介紹新藥時，當歸兒仍列於首位。⁸⁷

這篇 1939 年推廣自家產品的發文，和 1932 年趙汝調在《新醫藥刊》首度公告新式製劑當歸兒的內容大同小異，差別在於對德人醫院和默克試驗的描述已大幅減少，畢竟 Eumenol 來華造成衝擊，已是超過十年前的事了，西方的專家和藥廠經驗，已經不再是新亞當歸兒科學立論的唯一基礎。取而代之的，是文中提到「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的「當歸藥理研究報告」。經委會藥理所的分析報告發表於 1935 年，是國民政府致力研發國藥的一項行動，其中對當歸的介紹，也成為日後各種研究當歸原植物類型、成分、產銷、製劑功效等論文的參考重點，或依循之以為基礎，或作為論難的對象。⁸⁸

藥理所劉紹光等人針對當歸的研究報告英文題名：“STUDIES 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OF TANG-KUEI OR ANGELICA ANOMALA SINENSIS”，分為兩部份，前半較長，分析

⁸⁷ 佚名，〈新藥介紹：「當歸兒」、「寶青春」〉，《國藥新聲》，創刊號（上海，1939），頁 46-48。

⁸⁸ 全國經濟委員會 1931 年籌備，1933 年正式成立，下設專門委員會和辦事處，處下再設科局系等單位。衛生實驗處原為 1929 年國民政府在國聯衛生專家指導下成立之「中央衛生實驗處」，自此納入經委會並接受其經費。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後，經委會於 1938 年撤銷，衛生實驗處則併入衛生署，屬內政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存有移交清冊。針對全國經委會比較完整的分析，見柴德強，〈南京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研究(1931-1938)〉（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其中頁 159-165 專節介紹衛生實驗處的業務與成績，包括研發新藥等。

當歸素對子宮之作用，後半較短，說明當歸素對血壓和呼吸的影響。⁸⁹第一部份包括八小節，「一、緒言」先說當歸為傳統婦科要藥，徵引日人小泉榮次郎本草書，稱日人名之曰：*Ligusticum acutibolum*, S. et. Z.，再以傳統中國醫方佐證，稱：「吾國當歸，德國名為 *Angelica Anomala Sinensis*」(按：原文如此)，該文遂亦以此定題，並說明所用「最精之當歸素」乃該藥物化學實驗室自行製作者。「二、方法」一節說明藉由觀察離體子宮對當歸素的反應來進行藥理分析，「三、實驗」一節比較當歸素對各種動物離體子宮之作用異同。至於「四、當歸與阿妥品之比較」、「五、當歸與其他油類之比較」兩小節，和「六、當歸素之特殊效用」，則將當歸素和神經麻醉劑 *atropine* 交互作用，並與亞麻油、胡麻油、橄欖油、松節油比較之後，說明其遲緩子宮肌肉緊張，抑制子宮收縮方面的特殊功效。最後「七、討論」、「八、結論」綜合整理研究發現，並說明酹劑較之流膏效益更高。

該報告的第二部分較為精簡，僅提示當歸素對血壓和呼吸的作用，顯示其毒性不大。而通篇重點可見整理於報告撮要之中，最終結論以現代藥理研究證成古人先見之明，並以之為基礎提倡國藥新研：

當歸為通經良藥，首注神農本草，具數千年之歷史，吾國各藥書莫不載之。德國伊默克化學廠(E. Merck)作為優美露(Eumenol)銷行歐洲及吾國，將盡三十年，歐洲各國著名醫學家臨診應用並報告有良效者頗不乏人。但其藥理作用至今尚無澈底作有統系之研究

⁸⁹ 劉紹光、張發初、張耀德，〈當歸之藥理研究〉，《中華醫學雜誌(上海)》，21：6(上海，1935)，頁611-625。根據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藥物研究所，《1935年報告目錄》，這篇研究報告和其他包括防己、貝母、藏紅花、益母草、黃芩等傳統本草之原植物分析，都是1934年的工作成果，將刊登於藥物研究室的《藥理研究專刊》，1：1(1935)。不過，目前專刊僅見《藥物研究室之二十三年份報告》(1935)提供各篇研究論文之撮要，完整報告則見於前述《中華醫學雜誌》1935年的發表。

者。本篇用馬格樂肌溫浴(Magnus muscle bath)方法作當歸素(當歸內所含之揮發油)對於各種動物之離體子宮之實驗……確具弛緩子宮之特殊作用，不論其為何種動物，不論其未孕與受孕之任何時期，其肌緊張均現一致之弛緩現象，且其作用速而持久。試藥洗去後，子宮之肌緊張仍可恢復原狀，子宮本身並不受若何損害……此種特殊作用，可使子宮內之淤血得以排出，子宮體之血循環得以暢流，當可用於月經不調，經痛諸症，正與古人所述者相合。查西藥中可以弛緩子宮之藥品，迄至現在尚無一種堪供臨床應用以收治療之效者，至使產婦科中，頗感困難……今當歸之藥理作用，已經證明其毒性甚低，不能成癮，臨診應用，有利無害，豈非婦科之不可少藥品歟。⁹⁰

這篇分析報告，對當歸功效所獲結論，與默克藥廠自 1899 以來發表的委託試驗或 1930 年代上海各藥廠的醫案文宣，並無二致，皆指出西藥向無有效調經止痛藥，當歸為最佳選項，而淬取精素則更具效益。但在達致功效無疑的結論前，衛生實驗處的藥理研究，提供了當歸性質的多項說明，包括：一、生物分類：當歸原植物乃 *Angelica sinensis*，二、有效成分：來自芳香性揮發油，三、本土產銷：當歸既是中國原生，運用歷史悠久，理當在本地重製並新研。一方面反映截至當時中國藥物化學專家對當歸的整體認識，另方面也因政府的官方立場成為後續對話的節點。在此之後當歸相關研究，大多從以上幾點出發，且在中日戰爭，藥品取得困難之下，本篇益發引起關注、徵引和發揮。

⁹⁰ 劉紹光、張發初、張耀德(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化學藥物系藥物實驗室)，〈二十三年份之研究工作發表論文撮要：(14)當歸之藥理研究第一次報告：當歸素對於子宮之效用〉，《藥物研究室工作報告》，1：1(南京，1935)，頁 48-49。

當歸原植物的生物分類，對原本頻繁運用此一本草的醫家和民眾而言，都屬陌生領域且認知莫衷一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默克藥廠曾幾次委託專家分析，至 1914 年的文宣中始稱所採中國當歸乃繖形科植物的根，很可能即是 *Angelica sinensis*。而北京協和醫院的美國團隊 1924 年的結案報告中，亦說明實驗品種來自中國北方，曾被指認為 *Angelica sinensis*。不過，同時代中國學人赴日習醫者眾，轉介醫藥知識亦多參考日文書籍，故涉及原植物，常稱乃 *Ligusticum acutilobum*，此實 1923 年日本團隊研究樣本的來源，即今日所知之日本當歸。雖然，一直都有零星文章指出日本當歸和中國品種不同，⁹¹但不論佛慈介紹當歸素、新亞介紹當歸兒，或中文期刊著作討論當歸原植物，都仍經常以 *Ligusticum acutilobum* 指稱所論品項。

劉紹光等人的論文 1935 年發表，撮要中說明乃 1934 年的研究成果，以德人採用 *Anglica anomala sinensis* 為基礎來定名中國當歸。幾乎同時，四川工業試驗所也發表一文，重點雖在川產當歸的栽種、採掘、出口和運用，但在討論性狀時稱所產乃 *Angelica sinensis*。⁹²儘管如此，*Ligusticum acutilobum* 的說法未曾或減，只是 1940 年代以後，各篇論文或將之與 *Angelica sinensis* 並列，僅註明各說出處，⁹³或稱

⁹¹ 嚴孟丹，〈說當歸、午日之藥物談屑〉，《現代國醫》，1：3（上海，1931），頁 30；翟冷仙，〈當歸之研究〉，《中醫世界季刊》，5：4（上海，1933），頁 56-64。兩篇皆未提及拉丁學名事，但從中醫立場指出日本當歸和中國當歸藥效不同，翟冷仙特別提醒日本當歸只能做清涼藥，無法有效調經。翟冷仙的長文內容豐富，除綜論傳統中國醫經本草藥典對當歸的認識，也介紹現代生醫血液循環理論、說明當歸調經機制，並在最後提供日本學說以及英美人士如何運用當歸酒開胃暖胃等。如前註 28 所引，該文經摘節至少同時表發在三個不同刊物上。

⁹² 胡澤，〈川產當歸之研究〉，《四川中心工業試驗所年刊》，1（重慶，1935），頁 98-99。本篇校對錯誤甚多，包括將 *Angelica sinensis* 拼錯。

⁹³ 如譚炳杰，〈川產當歸之研究〉，《全國農林試驗研究報告輯要》，2：

Angelica sinensis 為「本草綱目正品」，其餘包括 *Ligusticum acutilobum* 等則視為各地異品。⁹⁴這類論文大多概述當歸各種屬性與功能，然後指稱一拉丁學名或聊備一格，有時甚至出現拼湊或寫錯的情況，未必植物學專門研究。直到戰後，管光地一篇全面討論當歸生藥的文章，整理歷來中外各家說法，考察資料來源，認為早期受日本影響太劇，稱名大多轉抄，未曾實見，主張應採集中國各地原植物，進行直接分析。全文在解讀文獻、觀察實物和口訪訊息之間反覆推敲，最後認定 *Angelica sinensis* 確為中國當歸正品。⁹⁵

即使如此，管光地發文同一年，首度公開之當歸調經大規模臨床實驗報告，論文的英文摘要竟定名為 *Aralia edulis*，亦即早經默克放棄的五加科植物名稱。⁹⁶此外也有論文指稱戰前從宜昌出口者，實為五加科植物 *Aralia cordata*，亦即包括默克藥廠在內等西方國家輸入之原料，可能並非所謂正品 *Angelica sinensis*，而是其他品種。⁹⁷由此可

6(重慶, 1942), 頁 95–96。

⁹⁴ 也有指出此異品即馬尾當歸者，如范正，〈當歸及其製劑當歸素〉，《藥學生活》，1：1，頁 62–66。

⁹⁵ 管光地，〈當歸生藥源考〉，《藥訊期刊》，5，頁 52–57。該文結論稱中國當歸正品除 *Angelica Polymorpha* Max. var. *sinensis* Oliv. 確經證實外，其餘各種品項皆仍待進一步調查。

⁹⁶ 當歸調經較大規模的臨床實驗，見楊大望、趙慧君，〈當歸對於經痛之效用〉，《中華醫學雜誌(上海)》，34：10(上海, 1948)，頁 457–462。文中稱中國當歸：「其植物名詞尚未十分規定，有名之為 *Aralia Edulis* 或 *Aralia cordata* 者，日人名之為 *Ligusticum Acutilabum* S. et Z.，德人名之為 *Angelica anomala sinensis*」，而在英文摘要中則直稱“Tang-kuei, the root of *Aralia edulis*.” 該文先曾於 1947 年發表中文摘要，並從內文可知此超過百人之臨床實驗乃戰爭期間在四川所做之研究，直至戰後始得發表。中文摘要見楊大望，〈當歸對於經痛之效用〉，《中華醫學雜誌(上海)》，33：56(上海, 1947)，頁 179。

⁹⁷ 黃勝白、陳重明編著，《本草學》(南京：南京工學院, 1988)，〈八、當

見，意欲正名，追求獨一正品，卻因中國當歸品種繁多，以致眾說紛紜，而當歸的植物學分類問題，也不斷引起爭論。換言之，二十世紀上半喧騰一時，風行中西的調經聖品、婦科要藥，到底是什麼東西(物)，說法未定一尊，學者持續嘗試，企圖確認所謂「中國當歸」究屬何物，對傳統本草陌生化和再認識的過程未曾或歇。⁹⁸

不論是繖形科的 *Angelica sinensis*、*Ligusticum acutlobum*，還是五加科的 *Aralia edulis*、*Aralia cordata*，大部分論文作者在擇一定名後，便逕行討論當歸的調經功效。僅極少數學者，如管光地主張應採集實物，進行考察，不宜從書本轉抄資訊。或如前引中醫翟冷仙，從傳統本草知識分殊，認定日本當歸並無調經功能，間接地否定了視 *Ligusticum acutlobum* 為「中國當歸」的可能性。換言之，調經功能是學者之所以研究當歸的出發點，但當歸的調經功能從何而來，發生機制如何，卻和它的品種一樣，對原本熟知廣用的中國醫病諸家而言，一直難有定論。

歸和土當歸的本草考證》，頁 92-98，指稱默克輸入製作優美露者：「並不是真正的道地當歸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而是另一種 *Aralia cordata* Thunb.」由於文中並未說明考證資料來源，故不得其解，唯此追求獨一正品、判別何者為道地的努力，則始終未歇。黃勝白、陳重明該書在 2005 年再版，上述段落並未改變。

⁹⁸ 譚炳杰，〈川產當歸之研究〉，《全國農林試驗研究報告輯要》，2：6，頁 95-96，其中徵引沈恩社研究稱：「馬尾當歸原植物為 *Ligusticum acutlobum*, Sieb.et Zucc，以產四川北部甘肅陝西南部者為勝……蠶頭當歸又名錢頭當歸，日本謂之伊吹當歸，學名 *Ligusticum ibukiense*, Yabe。草當歸學名 *Ligusticum Japonicum*, Max.。宜昌漢口所輸出之當歸為 *Angelica Polymorpha* Max. var *sinensis* Olive.。朝鮮產之野當歸為 *Angelica rechigamana*，土當歸則為 *Peucedanum deersivmm* maxim.」。最後兩個拉丁學名嚴重誤植，推測前者可能是指 *Angelica rechingerana*，但亦非今日認知之朝鮮當歸；後者推測或為 *Peucedanum decursivum* (Miq.) Maxim.，即紫花前胡，部分文獻確曾稱之為土當歸。

早期論文或因黃鳴駒轉述，多稱芳香性揮發油，但也有如翟冷仙持保留態度，僅將其說納入備考者。揮發油之說雖遭 1924 年協和團隊的總結報告質疑，但未影響佛慈和新亞之認知，兩者皆仍以之為前提，故標榜製作方式，不論真空蒸餾或冷浸，皆為保存此揮發性芳香油。後續論文大多承襲此說，1935 年劉紹光等藥理研究所的報告也未質疑。之後雖也有稱乃「黑褐色液體」，甚乃以當歸中的蔗糖為有效成分之說者，但回應陳克恢等協和醫院報告主張者，在中文論著中則完全未見。換言之，當歸調經，是傳統醫方藥典認識此本草的功効之一，在新式製劑的衝擊下，古人的識見獲得證實，且原本多功能的當歸，其女人要藥形象獲得進一步強化。然而，當歸調經的有效成分究竟為何？西方科學報告，包括默克藥廠和北京協和團隊，或中國官民的專家分析，如上海藥廠和國民政府衛生實驗處的藥理試驗，並未能獲致共識。在此有效成分不明，但製劑卻見功効而傳統認知得到證實的情形下，外國藥廠持續進口優美露，上海藥廠持續產銷本地貨，而中國的醫生和病人則持續使用當歸製劑維護女性健康。

自從佛慈當歸素迎戰優美露以來，一個重要的論述方式便是本地藥材自產自銷，不論在品質地道或價格優惠方面都更勝一籌。唯科學產銷的標準化與規格化呼籲，直到抗日戰爭期間原料出口困難、藥物進口受阻之後，才真的見於報章。特別是 1941 年之後，大多數討論當歸的論文，集中在栽種產銷說明及改良策略。最初這類論著亦多承襲或中譯日本園藝、植物學論著，且不乏上海及其周邊出身之醫師撰文討論，紙上談兵者不少。但在大批專家學者隨國民政府遷徙、移居四川之後，現地考察分析的論文，如前述管光地等親自調查川陝各地栽種、保存、製作和產銷當歸者，逐漸增多。⁹⁹也有地主與專家詢答

⁹⁹ 如譚炳杰，〈川產當歸之研究〉，《全國農林試驗研究報告輯要》，2：

環境與氣候等條件，嘗試墾殖當歸田者，¹⁰⁰而政府針對戰區禁運物資的公告中，當歸因其藥物需量大，屢屢名列解除禁運之清單。¹⁰¹亦有熱心農業推廣和政策的建議者，在戰後看到農村蕭條、各種經濟作物包括當歸等遭棄置，故起而參與復員規劃之人。¹⁰²

最初是為迎戰西藥，之後則因戰時需用，1930年代以來，針對當歸及其製劑的各種報告備出，僅醫藥期刊便超過120篇，針對品種、有效成分、栽種產銷，皆論之者眾。唯獨實際用藥情形，亦即臨床試驗報告，除了藥廠為推廣產品而零星發布外，別無論之者。蒐羅所得，僅國立中正醫學院婦產科曾於戰爭期間在四川進行研究，1947年先刊摘要，作者署名楊大望，1948年始發全文，共同作者為趙慧君。這是目前可見第一次非藥廠提出這類當歸的試驗報告，且規模超過百人，非過去如新亞等積極業者每次僅提出一二例所能比擬，其中從研究發

6，頁95-96。

¹⁰⁰ 如戴賢昌，〈技術問答：秦岷二州可購種，當歸以秦歸最佳〉，《建設週訊》，6：3(成都，1938)，頁38-39，其中四川榮經縣民戴賢昌詢問有荒地欲種植當歸該如何著手，而編輯部答覆品種產銷評估事。

¹⁰¹ 如自1940年即見：〈永康縣政府代電建字第1372號奉令轉知當歸大黃報運辦法由〉，《永康縣政》，9(永康，1940)，頁10，其中稱：「查當歸大黃，為國藥中人民必須用品，嗣後在後方各地銷售准予自由報運，不受轉口限制，惟報運出口，仍應照結外匯運銷淪陷區及上海租界區域，應照禁運資敵物品條律，及禁運資敵物品運滬審核辦法辦理」。但在1941年之後則有多則解除當歸大黃禁運公告，如，〈公牘電文：准經濟部巧管代電以當歸大黃暫准運銷禁運區域換購日用必需物品等由一案電飭知照由〉，《四川省政府公報》，65(成都，1941)，頁42-43。又如，〈公牘電文：准財政部文代電為當歸大黃應予解除禁運毋庸訂定輸銷辦法一案電飭知照由〉，《四川省政府公報》，78(成都，1942)，頁23。

¹⁰² 如李爭艷，〈岷縣當歸產銷合作社的經營計劃〉，《現代西北》，7：5-6(蘭州，1945)，頁55-66。文中詳細規劃甘肅岷縣當歸產銷合作社的經營，特別強調教育並組織農民，因應當歸量產但品質不一、銷售困難的問題。

想、實驗方式、到對當歸的論述，具體呈現一段重新認識傳統通用本草的歷程。

該文分為緒言、臨床報告、討論和撮要四部分。首先說明當歸屬性、拉丁學名、在傳統中國的運用，以及 1910 年德人收購製成優美露的歷史。由於作者自承研究發想來自早年經痛劇烈，母親常授以當歸湯而「每服每癒」，推測研究的真正執行者和論文執筆者，應為共同作者趙慧君。她特別說明因閱讀 1935 年劉紹光等人的藥理報告後對當歸調經功能更感興趣，遂在八年之間陸續針對 129 位經痛患者、進行了 257 次的臨床試驗。因試驗聚焦經痛治療，並未將當歸用於其他疼痛如關節炎等，故受試者的年齡集中在 15–40 歲之間。至於職業，則因就近取材，多為醫院中人，僅少數家庭主婦(附表 2)。¹⁰³

楊、趙二人將受試者分為三組，依經前七日、來經日和開始經痛等不同時間點，分別服以三種劑型：當歸混合劑(含具鎮靜效果之溴化鈉)、當歸酊劑，以及當歸原藥。最後得出結論稱：當歸能治經痛已無疑義，但其作用似分直接和間接兩種。直接者，因當歸能抑制子宮收縮、弛緩肌肉緊張，故能消除經痛。間接者，一則因子宮肌肉緊張減低後，血運順暢，營養改良，故即使發炎性痛經者也可能因炎症減輕而疼痛舒緩，另則因當歸有滑腸作用，便秘者獲得通暢，骨盆腔內各組織過份充血情況消滅，故亦能減輕經痛。

報告書自承，雖然所有經痛受試者服用當歸各劑型後皆獲良效，但因「在抗戰及復員期中，東西奔走設備簡陋，許多方面未能詳細檢驗，故對於病者之病原無法確定，所用藥物亦未能加以提煉，藥質與

¹⁰³ 楊大望、趙慧君，〈當歸對於經痛之效用〉，《中華醫學雜誌(上海)》，34：10，頁 457–462。雖然報告正文簡介人數 129 人、試驗次數 257 次，但在文末製表呈現受試者年齡和職業分布時，統計人數卻是 153 人，唯作者並未在文中說明數字歧異從何而來。

劑量亦無法十分劃一」，故而深感遺憾。然而，這些研究設計和執行上的遺憾，卻凸顯了中國醫藥專家在經德國新藥衝擊後，重新認識歷史悠久通用本草的過程，並在此過程中證成甚至強化既有的知識。

首先，楊、趙二人的研究雖來自劉紹光等之啟發，但在判斷當歸生物分類時仍搖擺不定，說日本人稱之為 *Ligusticum acutilobum*，德國人稱之為 *Angelica sinensis*，又說也有稱之為 *Aralia edulis* 或 *Aralia cordata* 者。該文破題雖介紹當歸為繖形科，但在下英文標題時，卻以 *Aralia edulis* 此一五加科植物定名，並且文中未嘗解釋何以做此選擇。楊、趙二人為婦科醫生，或許未必熟稔現代植物學分類乃至其發展變化。不過，標示拉丁二名法是表現新科學的一種方式，也就成為各篇論著，包括楊、趙二人的報告無法繞過的內容，報告學名的「錯置」，正說明了中國專家不得不觸及當歸此一陌生的面向。

其次，趙慧君表示，由於戰時資源匱乏，不論取材、選樣、器械、製劑皆不易周全，因此試驗用的當歸來源不一，有購自昆明、貴陽、長沙、永新和南昌等地者。作者並稱，因製劑器材不足，故服用劑型中包括當歸原藥，又鑑於劉紹光等人曾指出當歸素為不完全溶於水之揮發油，故建議患者服用原藥時以酒煎服，或加紅棗蔗糖等調味後連渣服下。楊、趙二人在當時資訊有限的情況下，或許未必知悉也有學者以當歸中的糖分為有效成分者。不過，確認有效成分既為現代製藥的重要課題，研究者亦難以迴避。在承襲揮發油之說的前提下，以盡量保存有效成分的方式進行試驗，酒煎之後搭配蔗糖紅棗服下的選項，照樣獲得良好成效，則報告破題時所呈現的陌生化元素，如植物分類和有效成分的不確定性，皆因病人治癒而獲得對當歸功效的再確認。而此確認正是證成了古人對此本草的理解，「西方」、「科學」、「新式製劑」等元素帶來的不安，也隨之煙消雲散。

六、結語

近年來，醫療史和物質文化研究皆蓬勃發展，兩股趨勢匯流帶動了醫療物質，特別是本草藥物的研究風潮。傳統中國史的學者針對絲路交通和海洋貿易中的藥物交換，著墨甚多。¹⁰⁴人參是眾所周知的熱點，最早即為學者討論中古中國與朝鮮半島交流的例證；亦曾納入清代生產、消費與醫療文化的脈絡中分析；乃至視為影響清帝國與朝鮮王朝疆域劃界的關鍵。¹⁰⁵近代史學者因西力東漸和現代生醫的影響，則致力於申論傳統本草在過去百多年來醫藥體系與論述中的形象、功能與再現等課題。早期針對常山和大黃皆有佳作，¹⁰⁶近年更擴及檳

¹⁰⁴ 絲路交通與海上貿易中的藥物流通，研究者眾，陳明為用力最深者之一，早期全譯胡語醫書，便曾涉及南亞、西亞與敦煌交流的各種藥物，後亦曾針對特定香藥進行考察，呈現自唐至清透過陸路與海路傳播的情形。前者見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後者如陳明，〈「阿勃參」與「拔爾撒摩」：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漢學研究》，34：3（臺北，2016），頁161–203。至於綜合各地學者申論個別本草全球遊蹤的最新論集，可參高晞、何安娜（Anne Gerritsen）主編，《本草環球記》（北京：中華書局，2023），其中包括阿魏、大黃、丁香、北美人參和「中國根」等之藥物流傳反映的政經、宗教與文化互動情形。

¹⁰⁵ 中國中古與朝鮮半島交流的討論，見周一良（1913–2001），〈百濟與南朝關係的幾點考察〉，收入周一良，《周一良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4卷《日本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頁710–718。清帝國的人參產銷實作知識，討論見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人參在清帝國與朝鮮王朝邊境競逐中的角色，參 Seonmin Kim（金宣旻），*Ginseng and the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1636–1912*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¹⁰⁶ 常山的研究，見 Sean Hsiang-lin Lei（雷祥麟），“From Changshan to a New

榔、龍骨和冬蟲夏草等。¹⁰⁷多數研究指出特定醫療物質在傳播或交換過程中，因應不同地區的食衣住行、儀式、宗教和身體觀等產生變化，進而申論醫藥與社會文化共構的現象；近代以來的本草流通和舊藥新研則又涉及企業與國族課題。¹⁰⁸本文試探當歸在二十世紀上半中國製藥救國論中的位置，雖是延續過去對「女人要藥」幾個階段的分析，但因上述前行研究的啟發，亦得以一窺傳統通用本草在現代中國陌生化與再認識的歷程。在以期刊論著和報章廣告為主，政府檔案和藥廠出版為輔的考察之後，獲致初步印象如下。

首先，最初的期刊論著，多有中醫背景者撰寫，通常仍會提及當歸作為本草的性味等屬性，如甘、辛、溫、無毒等，即使是如佛慈藥廠宣傳當歸素的文章亦然。但隨著新亞持續發表臨床試驗、衛生實驗處進行藥理研究，以及產銷現代化的推廣增強後，當歸被視為繖形科植物的形象確立，各篇論著多以此破題介紹當歸。過去人人皆知的本草，以全新的屬性出現在中國各學科專家的論述中。然而，當歸是繖

Anti-malarial Drug: Re-networking Chinese Drugs and Excluding Chinese Doctor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9:3 (1999): 323–358. 大黃的討論，如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對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3(臺北，2005)，頁43–100。

¹⁰⁷ 檳榔的跨時空全面分析，見林富士(1960–2021)，《紅唇與黑齒：綜觀檳榔文化史》(臺北：三民書局，2023)；龍骨在古今中國的科學文化意義演變，討論見陳元朋，〈生不可得見的有形之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使用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臺北，2017)，頁397–451。至於冬蟲夏草從西藏向東西傳播至全球知名的歷程，如 Di Lu,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1700–1949: A Microhistory of the Caterpillar Fungu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¹⁰⁸ Stephan Kloos, “Introduction: Asian Medical Industries,” in *Asian Medical Industrie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s*, ed. Stephan Kloos and Kalum Blaikie (London: Routledge, 2022), 1–28.

形科植物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包括哪些屬種？這些分類的意義為何？專家學者或莫衷一是，或不甚了了。先有抄錄日本植物或藥學書籍，以之為 *Ligusticum acutilobum* 者，後有仿效德人報告，直稱為 *Angelica sinensis* 者，也有呼應傳統本草地道藥材觀念，認為應先確定《本草綱目》正品，再羅列各地不同品項及其相對應之拉丁學名者。除了留美返華的生藥學家罕見呼籲並執行實地調查之外，¹⁰⁹其餘論著中的當歸生物學分類或拉丁學名，彷彿一種修辭，將原本非常熟悉，但因西方現代科學而變得陌生的一味藥，重新認識並予界定後的表述方式。比較重要的，其實是當歸確具調經功效。

其次，認定當歸的調經功效，一方面似乎繼承或證成古人的識見之明，另方面其實也限縮了過去對此本草的運用和論述，呈現將經帶胎產之外的功能陌生化的現象。雖然，十二世紀中國婦科在女人以血為本的基礎上確立，而當歸因調血，從十六世紀以來即有女人要藥之稱，但「十方九歸」的俗諺，也說明其治療血病，甘溫止痛，用處廣泛，不限調經。默克採購中國當歸再製後回銷，「大獲其利」造成衝擊，中國藥廠急起直追，迎戰 Eumenol 的調經宣示，當歸的美譽逐漸聚焦於婦科藥效。進一步言，默克初來乍到，雖曾短暫標榜「調經種子，捨此莫由」，但其實很快便恢復與世界各地同步，主打治療月經困難，特別是經閉和痛經，不再提及產育。相較之下，中國藥廠的策略則大不相同。在期刊論文發表試驗成果時，偶爾還可見非關婦科之止痛藥效者，但在廣告宣傳時，卻越發鎖定調經溫宮、助孕求嗣。在父系家族傳統和戰時人力需求的交互作用下，當歸歷史悠久的多功能形象，經二十世紀上半藥廠宣傳，先聚焦於調經解決女性痛苦，又逐

¹⁰⁹ 徐國均、宋惕生，〈我國早期生藥學家管光地教授〉，《中國藥學雜誌》，1983：9（北京，1983），頁 44-45。

漸強化(或窄化)而成助攻婦女生育天職、提供多子多孫幸福家庭的泉源。此一形象，透過醒目的大字標題和趣味橫生的漫畫插圖傳達，較之長短不一的敘述文字更能彰顯視覺效益。

再則，既然當歸的新形象聚焦於調經助孕，則其功效從何而來？有效成分為何？最初出自中醫師或中西醫匯通家的論著，一方面仍依循本草藥典之說，以其去客血內瘀作論，另方面也因獲知默克資訊而認定乃其中芳香性之揮發油。雖然北京協和醫院團隊的英文報告和之後若干西文分析，曾推測另有別物，故而也有作者主張存疑。不過，首先大篇幅徵引德國論述的佛慈藥廠，為揮發油之說提供了來自西方的科學根據，而將自家產品定名為「當歸素」，在移花接木的同時，也為後來研究者稱呼此一有效成分定名。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的藥理研究，雖取代佛慈提供的默克實驗，成為後來論述者的科學基礎和對話對象，但對揮發油即當歸素、當歸素即揮發油一項，並無質疑，各家申論也就繼續維持此說，未有另起實驗分析者。

有趣的是，在確認當歸的芳香性揮發油對調經確具功效之後，接續的論著多環繞產銷作論，不再涉及藥理等議題。在國藥新聲的期待下，戰爭期間唯一可見的臨床試驗，品種方面參差難定，有效成分踵繼前說，但在原料取得困難、器械無助製劑的前提下，除了混合劑和酏劑之外，也採行酒煮煎服，不僅呼應二十年前湯士彥的倡議，甚乃恢復傳統服藥方式，在陌生化之後重新證成古人的先見之明，應可視為通用本草再認識的極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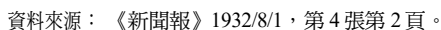
當歸是傳統中國醫療文化中再熟悉不過的藥物，運用廣泛乃至有「十方九歸」之說，卻經西人採購重製、回銷原鄉而引起衝擊、刺激效尤。然而其製劑並非難以分離的生物鹼，1920年代留德的藥學家即稱：「實不過當歸之流動膏煎耳！」孰令致之？補救何從？中國專家必須從新的知識框架來理解這味藥，卻難以確認品種和有效成分。即

使如此，企業藥廠的新式製劑已然層出疊見。在產銷研發雖蓬勃卻因戰爭而不易遂行的限制下，超過百人的臨床試驗選擇了傳統服用方式來搭配新式製劑，因而再度確認了對當歸的既有知識。只不過，陌生化之後再認識的當歸，其功能形象逐漸限縮，從廣效止痛藥聚焦至調經求孕，甚至多子廣嗣的幸福家庭、增加人口充實國力的解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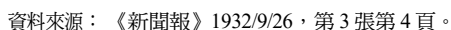
(本文於 2025 年 9 月 5 日收稿；2026 年 5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中研院史語所講論會發表(2023 年 11 月 27 日)，感謝評論人皮國立、與會同仁祝平一、張谷銘、陳雯怡和邱斯嘉等諸位教授提供寶貴意見並分享重要資訊。第四節部分二稿曾以 “Images and Stories—Advertising Women’s Essential Medicine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為題，在臺北舉行之 Joint Conference of IASTAM & ASHM 宣讀(2024 年 6 月 24 日)，感謝吳一立教授和與會學者提示論述建議。三稿投出後，復蒙《新史學》二位匿名審查人賜教。撰稿和修改期間，先後仰賴林昱辰和蔡宛蓉兩位小姐協助蒐集並確查資料、王安珩同學整理書目，在此一併致謝。

附圖 1 德國醫學界最近發表婦科靈藥當歸素第一



附圖 2 德國四大醫學博士實驗發表當歸素為調經特效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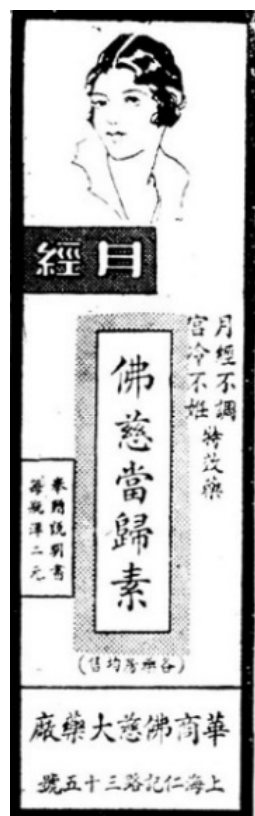


附圖3 月經不調請試佛慈
當歸素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2/9/20，第4張
第3頁。

附圖4 月經不調宮冷不
妊特效藥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2/10/13，第
4張第1頁。

附圖 5 婦科調經溫宮催孕靈藥當歸素，高麗才媛林春紅玉照

婦科調經溫宮催孕靈藥當歸素

▲德國醫學博士公認調經特效藥▲
▲世界婦女歡迎中國當歸素▲

▲藥理說明▲
▲藥效說明▲

▲分發行所▲
▲華商佛慈大藥廠有限公司敬白▲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2/10/20，第3張第3頁。

附圖 6 婦科調經溫宮催孕靈藥當歸素，西藏婦女與當歸素

婦科調經溫宮催孕靈藥當歸素

▲德國醫學博士公認調經特效藥▲
▲世界婦女歡迎中國當歸素▲

▲藥理說明▲
▲藥效說明▲

▲分發行所▲
▲華商佛慈大藥廠有限公司敬白▲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2/10/27，第3張第2頁。

附圖 7 婦科調經溫宮催孕靈藥當歸素，俄國婦女與當歸素

（張五第報申） 日伍月壹拾年亥拾貳國民華中

金標 在平穩中

商業新聞

華商佛慈大藥廠有限公司 明政公舉敬白

（素歸當與女婦國俄）

婦科 調經溫宮 當歸素

此藥乃俄國名醫所發明，專治婦女經期不調，赤白帶下，子宮虛冷，久不受孕，產後諸症，服之立見奇效。此藥乃由名貴藥材製成，不含鴉片，不傷身體，誠為婦女之聖藥也。

佛慈大藥廠出品

資料來源：《申報》1932/11/5，第18版

附圖 8 婦科靈藥當歸素，西洋婦女照片

上海 佛慈大藥廠有限公司 啓

奉贈科學國藥第二集團索即寄

婦科靈藥 當歸素

▲西洋無月經不調特效藥
▲中國有調經催孕靈驗方

此藥乃由名貴藥材製成，不含鴉片，不傷身體，誠為婦女之聖藥也。專治婦女經期不調，赤白帶下，子宮虛冷，久不受孕，產後諸症，服之立見奇效。

佛慈大藥廠出品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3/9/9，第4張第2頁。

附圖9 調經補血溫宮催孕
佛慈當歸素，母嬰照片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2/11/22，第3張第2頁。

附圖10 婦科聖藥當歸素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2/11/30，第2張第4頁。

附圖11 婦科聖藥佛慈當歸素，婦人抱男孩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4/5/16，第3張第4頁。

附圖12 婦女健美之最要問題，當歸素，聖母抱聖嬰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7/3/31，第3張第2頁。

附圖15 Omensal婦美素：健
美是快樂家庭的原素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6/12/17，第2張第
2頁。

附圖16 健美康甯當歸素

敬祝婦女界
健美康甯

當歸素

婦人經水不調，或多或少，或前或後，或痛或不痛，或崩漏不止，或帶下不止，或產後諸症，或經閉不通，或經行腹痛，或經行腰痛，或經行頭暈，或經行眼花，或經行耳鳴，或經行口苦，或經行舌乾，或經行便秘，或經行腹脹，或經行胸悶，或經行氣喘，或經行咳嗽，或經行痰多，或經行失眠，或經行健忘，或經行食慾不振，或經行精神不振，或經行面色萎黃，或經行形體消瘦，或經行百病叢生，或經行一切婦科雜症，服之立見奇效。此藥乃由名醫精製，選料上乘，功效神速，誠為婦女界之至寶也。

佛慈大藥廠發行
上海廣東路九三號
電話九〇六一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9/5/30，第4
張第1頁。

附圖17 健美活潑、增進愛情，當歸素



資料來源：《新聞報》

1940/5/25·第

3張第1頁。

附圖18 當歸素促進女子健美



資料來源：《新聞報》

1940/11/11·第2

張第2頁。

附圖19 時代的姊妹無不常服當歸素



資料來源：《新聞報》

1941/8/19·第2

張第3頁。

附圖 20 當歸素：月經與婦女「生育」「健美」之關係

佛光牌 佛慈當歸素定價小瓶法幣二元正

▲備有婦科諸病預防及治療法第一集索即奉

清血丹 每瓶一元二角五分
 救急丹 每瓶一元二角五分
 益氣丸 每瓶一元二角五分
 養血丸 每瓶一元二角五分
 養血丸 每瓶一元二角五分
 養血丸 每瓶一元二角五分

上海 佛慈大藥房發行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九百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各大藥房均有經售
 電話：九〇六三二號



月經與婦女生育「健美」之關係

▲經事准常則身體健美易於受孕
 ▲佛慈當歸素有調經養血之特效

月經之來潮，為婦女生命之徵候。始於女子之發育，而終於老邁。其來潮之時期，因體質之不同而有異。或先或後，或多或少，或痛或不痛，或閉或崩，或帶下，或不孕，種種經病，皆由血氣不調所致。佛慈當歸素，乃調經養血之聖藥，能治一切經病，使血氣調和，身體健美，易於受孕。凡婦女月經不調者，服之立見奇效。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6/7/29，第3張第2頁。



資料來源：《新聞報》
1941/10/24，第
2張第3頁。

附圖28 婦科要藥當歸兒
(TANCNOL)



資料來源：《申報》1933/9/25，第17版。

附圖29 婦科聖藥當歸兒，
植物性調經劑，完全國
產，星牌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4/9/16，第3

張第4頁。

附圖30 當歸兒，
解除婦女痛苦之
新藥



資料來源：《新聞報》

1934/9/24，第3

張第3頁。

附圖31 當歸兒，
婦女等待治療



資料來源：《晶報》

1935/10/22，第

4版。

附圖32 溫宮催孕
調經種子，當歸
兒



資料來源：《晶報》

1936/3/3，第4

版。

附圖33 婦科聖藥當歸兒，
婦人抱嬰圖，衛生實驗處
研究報告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5/12/1，第2張第
3頁。

附圖34 調經活血溫宮催
孕，當歸兒，子宮圖



資料來源：《新聞報》1938/6/4，第1張
第1頁。

附圖 35 婦人不育屬七出，希特勒獎勵生育充實國力，當歸兒

古希人爲不生育，欲以特勒獎勵生育，是充實國力，中外，婦女的人生大事，「當歸兒」是調經活血，溫宮催孕唯一聖藥。

病方至全好，保血而不，婦女，有諸病，所而女，產行效爲良法，果致效，索補成原藥，不但一，多調，尤者補粉科，同因一，多調，調，調，是，產致調，確，便也，製專藥，地公產之，利有產成，兒不，當女受，胞婦，婦科，大同爲，子育，衣，色，有，婦一，氏，片，靈，液，藥，點，人，物，大，是，劑，劑，製，提，別，質，科，半，一，應，正，達，調，無，因，難，難，用，功，推，路，分，經，驗，月，力，配，效，出，上，高，活，中，經，添。

劑精當國。製歸產 **當歸兒** 效科婦藥特人
TANCNOL

乾瘦產赤停過行月 主治
血弱後白經多經經
萎鬱血帶不過腹不
黃悶虧下孕少痛調

均藥各 造製廠藥亞新海上 

資料來源：《新聞報》1940/6/2，第1張第3頁。

附圖36 婦女的三個時期，
當歸兒



資料來源：《新聞報》1941/5/21，第1張第3頁。

附圖37 小姐變夫人，
Tancnol當歸兒，衣食與
產育圖



資料來源：《新聞報》1941/11/9，第1張第3頁。

附圖 40 當歸兒是種子丹

去自還來自月明
丹子種是兒歸當

當歸兒用國產上好當歸經科學特製，有液劑片劑二種，內服過三四盒，月經自來，準期而止，及其他諸病，停經，停孕，以及行經期前後之不安，都可治癒，功效靈驗，夢寐以求。

當歸兒
是出類拔萃的佳製

婦女月經調順自可減少許多疾病

亦先調經
亦先調經
亦先調經
亦先調經

先要調經
先要調經
先要調經
先要調經

要健康美
要健康美
要健康美
要健康美

要生育
要生育
要生育
要生育

達製廠藥亞新
售均房藥

資料來源：《新聞報》1941/2/3，第1張第3頁。

附表 1 醫藥期刊國產新式當歸製劑案例一覽

年份	藥名	作者身份	病人年齡	病人職業	疾病主訴	療程與結果	備註	出處
1934	當歸兒	顧宗文 (上海開業婦科專門醫師)	不明	不明	淋菌性子宮淋病、白帶下、月經痛	服藥至少一個月、產後則服藥至少一週。月經正期及白帶停止；不現貧血景象。		《新醫藥刊》17期
1934	當歸兒	張樂平 (青島)	不明	不明	經閉三閱月	依說明服用，一瓶未盡，經潮照臨、艷色正當、心身暢快。	作者稱患者為內人	《新醫藥刊》17期
1934	當歸兒	顧宗文 (上海)	23	不明	經期小腹部及腰部疼痛、頭重、眩暈、全身疲倦、白帶下、必須就褥，約三至六天。按月如是，已有三載現症，全身違和、心悸亢進、腹部疼痛、月經不多、呻吟於床上。診斷：痛經。	痛必靈一日三次每次一片半，三日後痊癒。後每日注射補爾神一針及內服當歸兒三茶匙。第二回經期腹痛腰痛減輕，第三、四回症狀均不發生	李夫人	《新醫藥刊》18期
1934	當歸兒	于掄軒 (濰縣)	18	不明	月經不調，四十日至兩個月一次、經前腹痛。現症：體格營養佳，兩眼除砂眼外無異常。	點眼藥。 Rp. Tancnol 40.0, Kali bromat. 8.0, Pyramidon. 1.5, Tinct. aloe 6.0, Aq. dest. ad.	梁姑娘	《新醫藥刊》24期

年份	藥名	作者身份	病人年齡	病人職業	疾病主訴	療程與結果	備註	出處
						200.0 一日三次，四日分服。經痛消失。		
1934	當歸兒	金佩華 (無錫羊尖生醫院)	20	教員	月經不調，經期約 20-30 日，量少色淡紅，稍痛，約三、四日。 現症：稍貧血、腰痠、精神不振、食慾減退，其餘正常。診斷：月經不調。	當歸兒內服每日三次每次 5 cc，續服二十天，諸症先後霍然。	李小姐	《新醫藥刊》25 期
1934	當歸兒	金佩華 (無錫羊尖生醫院)	24	農	前因經期中感冒而起疼痛。經期覺不暢、疼痛愈甚、食慾減退、經血淡紅、有凝結之小塊(與粘膜相結) 現症：精神萎靡、面蒼白、外診子宮壓痛、微右傾。(拒內診)餘正常。 診斷：月經痛。	Tobelin Pulv. 0.4 一包，未幾痛止。給當歸兒每次 5 cc，每日三次。服用四星期。第六月遂無經痛。	陸張氏	《新醫藥刊》25 期
1935	當歸兒	陳傑俠 (四川隆昌)	不明	不明	心臟及腰部疼痛、下肢痠軟腫痛、步履轉側艱難、體溫 37.7C、脈搏每分鐘 80 次、呼吸每分鐘 29 次、心音微弱、喘息樣呼吸音、心韻錯亂、腹中硬塊為卵巢腫瘍。	星牌洋地黃、Febnon, Novalgin 交換注射。持續內服當歸兒佐 Natr, Salicylic。三週腹中硬塊漸消散，續一週將 Novalgin 改 Sinophan，	張晏氏	《新醫藥刊》26 期

年份	藥名	作者身份	病人年齡	病人職業	疾病主訴	療程與結果	備註	出處
						胸腰及下肢痛苦解除、腹中無硬塊，餘下肢壓重感，五週後恢復健康。		
1935	當歸兒	饒子雯 (萬縣)	26	不明	流產五月小孩後經不對期，38至40日一次、食慾不振、精神倦怠。現症：臉黃身瘦、髮落血虧，體溫 37°C 脈搏 82-84，查無梅毒，別無它覺症狀。	Rp. Tancnol 40.0 Syr. Eaton 8.0 Tinct Chinin 2.00 Aq. Dest 200.0cc 每日三次每次一格四日分服，飲後忌茶。八日後經潮照臨、諸病頓解若失。	葉氏	《新醫藥刊》30期
1935	當歸兒	饒子雯	19	不明	月經困難、經痛、頻尿、白帶過多、頭痛腰酸、胃口不宜。現症：盤骨充盈、荐骨牽掣、體格健全、睡眠不安。	R Tancnol 50.0 Kali Bromat. 80.0 Natr Salicylic 10.0 Aq. Dest. 20.00 每日三次每次一格四日分服，數日後病癒。	黃氏	《新醫藥刊》30期
1936	當歸兒	林子大 (北平粉坊玻璃街)	26	不明	產後肩胛關節疼痛。	當歸兒。一個月後緩解。照法續服四瓶不再疼痛。	口太太	《新醫藥刊》42期
1936	當歸	林子大	65	不明	肩胛關節疼痛。	熱熨法兼服祛風劑、晚飯時	作者母	《新醫藥

年份	藥名	作者身份	病人年齡	病人職業	疾病主訴	療程與結果	備註	出處
	兒					飲少許汾酒，效佳。數星期後病依然，改新亞藥廠星牌「當歸兒」，既服一瓶，功效甚著，續服二瓶，竟獲奇效。		刊》42期
1937	當歸兒	夏淵明 (浙江崇明)	27	不明	婚後七年未孕、經少或遲，現症：經少且淡、食慾減少、精神不振 診斷：月經過少。	當歸兒汁每日內服 5cc，每日三次連續服之，三周後來經無苦痛。	衛△△	《新醫藥刊》53期
1937	當歸兒	夏淵明	40	不明	經遲且少、婚後未孕。現症：面色萎黃、精神衰弱、經停四月、頭痛頭暈、食慾不振、夜不安眠 診斷：月經閉止。	每日內服當歸汁並間日注射利凡命一支。一月後精神佳、食量增進、來經無頭痛等症。	朱△△	《新醫藥刊》53期
1938	當歸兒	呂國華	23	福華小學教員	產子後腹痛身疼、消瘦、飲食減少。現症：面黃如鵝、骨瘦如柴、午後發熱、小腹時痛、鼻孔有時出血、眼瞼及指趾輕度浮腫、心音微弱、脈搏細小且急、體溫 38.5 度，診斷惡性貧血。	注射利凡命一支、內服當歸兒一日三茶匙半月後精神大振、病魔頓減，後改利凡命片劑與當歸兒間服歷二月而痊。	錢貴芬	《新醫藥刊》72期
1938	當歸	定	不明	不明	經期不定、心神不安、胸悶腹	當歸露數劑，病癒、即將分	友曹君妻	《孤島生

年份	藥名	作者身份	病人年齡	病人職業	疾病主訴	療程與結果	備註	出處
	露				痛、未孕。	娩。		《活》 1卷 3期
1940	當歸兒	陳尚志 (崇德)	29	政界	經來少而腹痛腰痠，形容憔悴，日不思食 診斷：月經痛。	星牌「當歸兒」每次服一小匙，日服三次。連服一個月後痛止神振。	張女士	《新醫藥刊》 93期
1940	當歸兒	陳尚志	36	不明	月經不調、行經時悲痛、煩悶、惱怒、兩個月經閉，但無妊狀。 診斷：月經閉止。	「當歸兒」日服三次，一次二小匙 二週後經來。再服 100 公撮裝一瓶，依法逐日服用，次月經準期，症狀盡退。	李夫人	《新醫藥刊》 93期
1944	當歸兒	汪幼人 (東渚)	27	不明	經期不準、經痛、未孕。	當歸兒液劑一瓶如法服用。 經準期，後懷孕。	內子陸秀林	《新醫藥刊》 134期
1944	當歸兒	汪幼人	24	不明	痛經、小腹沉痛、頭暈、嘔吐、食慾不振、精神抑鬱、未孕。	當歸兒液一瓶(100c.c.)。服藥未及一半經如期，服完後月事正常，腹不痛，懷孕。	方金娥	《新醫藥刊》 134期
1944	當歸兒	汪幼人	33	不明	經遲、痛經、有時經少而短，有時特別多。	服當歸兒，痊癒後懷孕。	周楊氏，經產少婦	《新醫藥刊》 134期

資料來源：蔡宛蓉製表

附表 2 當歸治療經痛試驗病人之職業年齡與婚嫁

年齡 婚嫁 職業	15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總 共 人 數
	未	未	已	未	已	未	已	未	已	未	已	
醫學 生		4		14		3						21
護士 學生		25		8								33
醫院 工作 人員		5		12		8		2				27
公務 員				8	4	4	3		1			20
中學 生	1	19		7								27
大學 生				2								2
傭工					4		4					8
主婦					2		6		5		2	15
總共 人數	1	53		51	10	15	13	2	6		2	153

資料來源：楊大望、趙慧君，〈當歸對於經痛之效用〉，《中華醫學雜誌(上海)》，34：

10(上海，1948)，頁 457-462。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 傳統文獻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

(二) 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經濟部》，典藏號：17-23-01-72-11-022, 1930.
Merck Archive: W38, no. 0282-001.

(三) 報紙、刊物

《中西醫學報》(上海)。
《中國藥報》(上海)。
《中華醫學雜誌(上海)》(上海)。
《中醫世界季刊》(上海)。
《中醫新生命》(上海)。
《四川中心工業試驗所年刊》(重慶)。
《四川省政府公報》(成都)。
《永康縣政》(永康)。
《申報》(上海)。
《全國農林試驗研究報告輯要》(重慶)。
《同德醫藥學》(上海)。
《長壽》(上海)。
《幸福報》(上海)。

《孤島生活》(上海)。
《社會日報》(上海)。
《建設週訊》(成都)。
《科學國藥》(上海)。
《國立山東大學化學系試驗室報告》(青島)。
《國醫導報》(上海)。
《國藥新聲》(上海)。
《浙省中醫協會月刊》(浙江)。
《家庭醫藥》(上海)。
《現代西北》(蘭州)。
《現代國醫》(上海)。
《商標公報》(上海)。
《華西醫藥雜誌》(重慶)。
《新中華醫藥月刊》(重慶)。
《新聞報》(上海)。
《新醫藥刊》(上海)。
《新亞半月刊》(上海)。
《臺灣國醫藥報》(臺北)。
《衛生雜誌》(上海)。
《廣濟醫刊》(杭州)。
《醫林一譚》(廣州)。
《醫學雜誌》(太原)。
《藥物研究室工作報告》(南京)。
《藥訊期刊》(南京)。
《藥學生活》(山東)。

二、近人論著

上海市醫藥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

- 料匯編 1921-195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皮國立，〈「國藥」或「代用西藥」？戰時國產藥物的製造與研究〉，《中醫藥雜誌》，30：2(臺北，2019)，頁 27-47。
- 皮國立主編，《走過廢除中醫的時代——近代傳統醫學知識的變與常》，臺北：開源書局、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
- 冉雪峰，《冉氏本草》，收入冉雪峰，《冉氏醫學叢書》，北京：京華出版社，1952 年初稿。
- 李貞德，〈從醫療史到身體文化的研究——從「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談起〉，《新史學》，10：4(臺北，1999)，頁 117-129。
- 李貞德，〈女人要藥考——當歸的醫療文化史試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臺北，2017)，頁 521-588。
- 李貞德，〈讀《李朝實錄》關於「當歸」的史料〉，收入陳明主編，《跨越邊際的古代東方醫學》，上海：中西書局，2023，頁 144-183。
- 李貞德，〈環遊世界的本草：當歸的醫療文化史〉，收入《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集刊》，第 2 輯《性別、術數與世界想像：在東亞帝國秩序中的知識生成與擴展》，臺北：政大出版社，2025，第 1 部第 3 章，頁 67-99。
- 周一良，《周一良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 林富士，《紅唇與黑齒：綜觀檳榔文化史》，臺北：三民書局，2023。
- 段逸山主編，《中國近代中醫藥期刊彙編》，第 1 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 陳元朋，〈生不可得見的有形之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使用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臺北，2017)，頁 397-451。
- 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陳明，〈「阿勃參」與「拔爾撒摩」：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漢學研究》，34：3(臺北，2016)，頁 161-203。
- 徐國均、宋惕生，〈我國早期生藥學家管光地教授〉，《中國藥學雜誌》，1983：9(北京，1983)，頁 44-45。
- 高郁雅，《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輔大書坊，2015。
- 高晞、何安娜(Anne Gerritsen)主編，《本草環球記》，北京：中華書局，2023。
- 柴德強，〈南京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研究(1931-1938)〉，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 張仲民，《弄假成真——近代上海醫藥廣告造假現象透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3。

- 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對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3(臺北，2005)，頁43–100。
- 張珣，〈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67(臺北，2007)，頁71–116。
- 張寧，〈阿司匹靈在中國——民國時期中國新藥業與德國拜耳藥廠間的商標爭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臺北，2008)，頁97–155。
-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冊(臺北，1988)，頁141–194。
- 黃勝白、陳重明編著，《本草學》，南京：南京工學院，1988。
- 達姆城怡默克化學藥廠，《精良藥品》，第7期，上海：興華公司，1928。
-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收入李貞德主編，《性別、身體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241–275。
- 鄭金生，〈近代醫史研究的重要史料——1949年前的醫藥期刊概述〉，《古今論衡》，5(臺北，2000)，頁123–129。
- 劉小朦，〈十七、十八世紀的人參圖像與本草知識的全球流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7：3(臺北，2026)。
- 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 吳詠梅，〈引言〉，收入吳詠梅、李培德編著，《圖像與商業文化：分析中國近代廣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頁xxi–lxii。
- Burhop, Carsten, Michael Kißener, Hermann Schäfer, and Joachim Scholtyseck. *Merck: From a Pharmacy to a Global Corporation 1668–2018*.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8.
- Burns, Susan. “The Japanese Patent Medicine Trade in East Asia: Women’s Medicines and the Tensions of Empire.” In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edited by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Izumi Nakayama, 139–16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Cochran, Sherm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Cramer, Tobias. “Building the ‘World’s Pharmacy’: The Rise of the Germ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1871–1914.”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89 (2015): 43–73.

-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5/1736.
- Hirth, Friedrich. "Ein chinesisches Amenorrhoeum und Dysmenorrhoeum Extractum Radicis Tang-kui." *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46:23 (1899): 769–770.
- Kiang, Peter.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Value to Western Physician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37:9 (1923): 742–746.
- Kim, Seonmin (金宣旻). *Ginseng and the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1636–1912*.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 Kloos, Stephan. "Introduction: Asian Medical Industries." In *Asian Medical Industrie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s*, edited by Stephan Kloos and Kalum Blaikie, 1–28. London: Routledge, 2022.
- Lee, Jen-der (李貞德) and Chih-hung Chen (陳致宏). "Eumenol—Merck's Patent Emmenagogue and its Chinese Connections, 1896–1961."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8:3 (2024): 288–310.
- Lee, Jen-der. "Sex in School—Educating the Junior High Student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edited by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Izumi Nakayam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61–91.
- Lei, Sean Hsiang-lin (雷祥麟). "From Changshan to a New Anti-malarial Drug: Re-networking Chinese Drugs and Excluding Chinese Doctor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9:3 (1999): 323–358.
- Lei, Sean Hsiang-lin.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 Lock, Margaret. "Cultivating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Epistemologies of Bodily Practice and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 (1993): 133–155.
- Lu, Di.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1700–1949: A Microhistory of the Caterpillar Fungu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 Read, B.E. and C. F. Schmidt. "The Pharmacology of Tang-Kuei (from the laboratory of pharmacology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 China)."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20:7 (1923): 395–396.

Schmidt, Carl F., and K. K. Chen. “Experiments with Chinese Drugs: (1) Tang–Kuei.”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38:5(1924): 362–375.

Wu, Yi-Li (吳一立). “The Menstruating Womb: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Body and Gender in Hō Chun’s *Precious Mirror of Eastern Medicine*.” *Asian Medicine* 11 (2016): 21–60.

리전더, 〈여성의 필수 약재: 경계를 넘나드는 당귀의 세계사〉 [Jen-der Lee (李貞德), “Essential medicine for women”: *Danggui* crossing borders in history], in 최해별, 《질병 관리의 사회문화사: 일상생활에서 국가정책까지》 [Choi Hae-byul (崔碧茹) ed.,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Disease Management: From Everyday Life to National Policy*]. 서울: 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문화원, 2021. [Seoul: 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 Center]: 17–36.

박영환(朴永煥), 〈옥관빈의 근대 중국불교혁신운동과 불자약창 설립 - 안창호 계몽 사상과의 연계성을 심으로〉 (玉觀彬의近代中國佛教革新運動與佛慈藥廠的設立——以安昌浩啟蒙思想的關聯性為中心), 《선문화연구》(禪文化研究), 28(首爾, 2020), 頁 297–336。

A Women's Medicine as a Nation's Hope: Reformulating *Danggui*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en-der Lee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Danggui* (*Angelica sinensis*) within discourses of pharmaceutical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rawing on journal articles and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supplemented by government archives and pharmaceutical publications, it explores how this widely used *materia medica* underwent a process of estrangement and re-recognition in modern China.

Esteemed for its blood-regulating properties, *Danggui* had been valued as an effective pain reliever since antiquity. It assumed important status in women's medicin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gynecology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and was further extolled as an "essential medicine for wome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Despite this specific association, the herb continued to be regarded as highly versatile, encapsulated in the popular saying "nine out of ten formulas contain *Danggu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owever, *Danggui* was introduced to Europe, prompting Merck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o manufacture Eumenol, a patented emmenagogue that was marketed globally and eventually re-imported into China. Confronted with Western medical encroachment, Chinese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d both a crisis of knowledge and a stimulus for reform. Nationalist entrepreneurs established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developed new formulations, and promoted them through extensive advertising. Physicians critiqued traditional methods of preparation, experts sought to identify botanical species and isolate active components, and even amid the hardships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 clinical trial was undertaken.

During the 1920s and 1940s, discourse on *Danggui*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flavor and preparation toward biological taxonomy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its therapeutic image narrowed from a broad-spectrum remedy to a drug focused on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and promoting fertility. Although debates over botanical classifica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constituents remained unresolved, combined trials of new-style extracts and traditional decoctions, involving more than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amenorrhea and dysmenorrhea, reaffirmed ancient understandings of its efficacy.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joint pressures of patriarchal family needs for offspring and nationalist demands for population growth, pharmaceutical advertisements—with their striking imagery—dropped *Danggui*'s multi-functional image and progressively presented the root as a modern solution for uterine warming, fertility enhancement, and the promise of familial prosperity.

Keywords: *Danggui*, *Angelica sinensis*, extract and formulation, gender and medicin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